

說  
林

集二第

行發館書印務商

小 本 說 小

倫理美洲 萬里尋親記 一册一角

義俠 雙鴛侶 一册一角

冒險 金銀島 一册一角

社會 老殘游記 二册三角

偵探 白巾人 二册二角

社會 白頭少年 一册一角

偵探 車中毒針 一册一角

社會 蘆花餘孽 一册一角

偵探 七醫士案 一册一角

言情 媒孽奇談 一册一角

偵探 寶石城 一册一角

滑稽 旅行述異 二册三角

偵探 雙指印 一册一角

滑稽 化身奇談 一册一角

偵探 指環黨 一册一角

偵探 桑伯勒包探案 一册一角

偵探 毒藥罇 一册一角

偵探 多那文包探案 一册一角

警世 一束緣 一册一角

偵探 圓室案 一册一角

# 東方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三角全年  
三册三元郵費每册三分

本雜誌創辦已經十載風行全國自前年大加改良版幅放大材料增添詳載政治文學理化實業及百科之學說并附中外事詩歌小說均極有關係之作每册約二百餘頁二十萬言附圖數十百幅尤為精美足資考證

# 法政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五分全年  
三册一元五角郵費每册二分

內容分 論說 譯叢 雜錄 專件 記事 附錄 研究法律政治上重要問題介紹東西大家學說及本國名人著作凡議會議員行政司法官吏地方自治之職員及一般國民均不可不讀

# 教育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全年  
三册一元郵費每册分半

本雜誌出版已及五年銷數日增足徵吾國教育之進步自前年起改定體例力趨實際列目於下

- |       |       |       |       |       |
|-------|-------|-------|-------|-------|
| 1 圖畫  | 2 言論  | 3 學術  | 4 實驗  | 5 教材  |
| 6 史傳  | 7 修養  | 8 調查  | 9 法令  | 10 記事 |
| 11 雜纂 | 12 文藝 | 13 答問 | 14 名著 | 15 附錄 |

歷七

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初版

林 第二集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 雲南 香港 貴陽 南京 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說林第二集目錄

佛無靈

賣藥童

不如醉

賣花聲

美人局

香囊記

獄卒淚

汽車盜

抱真

桌呆

潘樹誠

嘯天

朱炳勳

指巖

悵盒

陸仁灼

# 說林第二集

佛無靈

抱 眞

宛陵山水之勝。著於吳越。巖壑幽邃。流泉潺潺。敬亭桃潭。昔稱名勝。靈氣所鍾。英秀斯產。

有何生者。名璧。宛陵產也。本世家子。幼讀書。有宿慧。長而橐筆吳越間。慨念時局。爲之泫然。乃作書促其弟。至上海留學。弟曰瑜。方弱冠。時新婚纔數月。得兄書。欲治裝。母難之。強而後可。及兄弟相遇。談時事之變遷。痛身世之顛沛。輒相向哭。旣而入某校肄業。三年不旋。瑜妻諸氏曰娟娘。固不知書。或因進讒。曰自由結婚之制。今方盛行。若郎得新忘舊矣。娟不爲動。

久之。瑜微聞此言。笑曰。自由結婚。吾所知。得新忘舊。吾不解也。若謂娟不知書。因而厭之。是其過在數千年來之積習。今不思挽此陋習。徒從而厭人弱女子。不亦

誣耶。女子不知書。吾方哀憐之不暇。又何敢厭。今之棄新忘舊者。乃藉口於婚姻自由。斯真新學之罪人矣。

未幾。乘暑假歸省。舉家歡樂。及入娟室。案上堆書數十卷。硯盒筆牀。布置妥帖。瑜大驚。問卿讀書乎。娟佯嗔曰。誰讀書。惟汝新人慣讀。妾村婦不解此也。瑜笑曰。讒言吾亦聞之。卿聰明人。何輕信如此。娟亦笑曰。姑試君耳。

一日。瑜隨手翻一冊。獲片紙。字細如蠅頭。筆姿娟秀。審之詩也。方欲讀。娟急奪之。去。瑜問何事不可與我觀。娟曰。非妾作。乃妾師作也。詢師何人。曰。妾同姓姊。名麗。麗前於戚家識之。相得甚歡。自是時時往來。妾之知書。彼之惠也。瑜曰。盍與我觀。堪爲卿師否。娟曰。此正妾所欲問君者也。特恐君多情易感。覽之反增悲傷耳。言已。慘然不樂。瑜聞悲傷二字。急問何說。娟不語。固詰之。乃曰。麗父爲秀才。麗幼承庭訓。性聰穎。詩詞針黹。一學輒能。家貧。至衣食不給。麗以十指養父母。暇則手執一卷。不忍釋。年逾花信。風數。猶無人問字者。蓋世家大族。以貧富懸殊。不願聯姻。

而父母又選擇甚苛也。草草光陰。青春如夢。況父母年老。有兄嗜酒縱博。三十未娶。麗他日尙不知若何結局。語云。有才無命。豈其然耶。瑜聞之。悲不自勝。猶強作笑容曰。不當如是言。使我作女子身。與其爲浪子婦。寧終身不嫁。娟曰。幾人嫁得夫婿如君者。瑜復索詩。娟出詩袖底示之。詩云。

深下重簾日似年。鑪中香冷不生煙。天公底事多寒甚。三月春深尙著棉。  
繡罷芙蓉意。惘然最無情緒。夕陽天臨窗。自對菱花問儂與。卿卿那箇妍。

瑜讀之。歎曰。有師如此。安得無佳弟子。娟曰。君休笑人。瑜雖強作笑言。而心殊鬱鬱。有不自知其然者。

瑜見娟頗好翰墨。心私喜。而尤感麗麗。自是輒手一卷。爲娟講解。娟亦執業如弟子。每至午夜。讀猶未輟。娟固慧。所講解輒能領悟。學作詩。亦有性靈。一日持一紙與瑜曰。此可算得詩否。瑜受讀之云。

長日深閨一事無。自拈斑管學郎書。怪儂筆迹傾斜甚。費煞心思終不如。

阿儂。生。性。慣。嬌。慵。學。刺。鴛。鴦。總。不。工。含。笑。持。來。與。郎。看。一。言。未。語。面。先。紅。  
寂。寂。紗。窗。日。影。遲。近。來。無。事。祇。吟。詩。爲。耽。筆。墨。拋。針。線。惹。得。鶯。哥。笑。我。癡。  
偶。將。郎。匣。一。搜。尋。斑。管。詩。箋。樣。樣。精。更。有。一。篇。香。屑。集。怪。他。書。也。以。香。名。  
花。間。小。立。當。燠。衣。脈。脈。無。言。對。夕。暉。嗔。殺。侍。兒。粗。莽。甚。折。花。驚。起。蝶。雙。飛。  
蘭。閨。深。坐。日。遲。遲。一。種。閒。愁。不。自。持。無。事。漫。將。蠶。繭。剝。此。中。深。意。要。蠶。知。  
瑜。見。娟。能。詩。愈。喜。然。每。談。及。麗。事。則。淒。咽。不。成。語。娟。知。之。故。每。及。麗。恆。以。他。語。亂。  
之。

未。幾。秋。涼。瑜。將。治。裝。之。上。海。忽。得。璧。書。則。賦。悼。亡。也。璧。妻。曰。淑。娘。美。而。賢。先。是。璧。  
客。他。鄉。淑。在。里。今。璧。攜。之。至。上。海。未。三。載。而。逝。悲。夫。

娟。聞。之。哭。不。可。仰。瑜。於。悲。痛。之。餘。則。竊。喜。焉。喜。璧。若。得。麗。爲。繼。室。則。麗。既。有。託。而。  
娟。亦。得。良。友。急。商。之。娟。曰。是。我。心。也。君。往。說。伯。妾。在。家。爲。謀。不。愁。事。不。成。也。閱。  
月。餘。稟。之。堂。上。從。其。議。焉。



瑜既之上海。璧母夬戚作。伐麗父固耳。璧名立許之。而麗堅不可。娟窺其意。乃以璧所著書乘間進之。麗母示麗。乃無語。娟樂甚。作書報瑜。書甫發而瑜忽至。娟曰。君爲麗事來乎。事諧矣。瑜曰。未也。娟失色曰。君何言。君何言。瑜曰。哥初堅不肯再娶。我費盡百般口舌。始稍稍動。然猶未可決其必諧也。娟問何故。瑜曰。哥欲得麗手迹閱之。我來特爲此也。娟曰。前詩何如。瑜曰。善。急索詩。已不知所在。徧搜不得。悶甚。數日後。娟持扇求麗書。麗託病不應。瑜諒手迹不得。璧無可從之理。復索詩。仍不得。責娟失檢。娟曰。妾豈有意爲此耶。須知妾心更急於君也。言已泣下。瑜曰。事已如此。夫復何言。然尙有一策。卿可從否。娟問何策。曰。以贖物應之。娟曰。贖物又從何處來。瑜曰。煩卿耳。娟曰。縱能掩飾一時。他日未有不敗露者。不適貽人笑柄乎。瑜曰。策出自我。誰敢笑者。娟曰。不特此也。設今日幸而成事。他日或有不睦。則皆歸怨於妾。怨妾亦何妨。但使人家勉強爲夫婦。此則妾之罪也。瑜至是始無言。惟自歎枉費心血而已。

閱數日。鞅鞅來上海。甫見璧。璧卽出一函與之。蓋娟手書也。讀者亦記瑜至家時。娟甫發一書乎。此書是已。姑啓視之。則娟書外。更有一紙。卽麗之手迹。已與娟在家徧搜而不可得者也。且驚且喜。急與璧閱。並道在家搜之不得事。璧閱之稱善。議遂成。瑜乃作書報娟。書至時。娟方臥病。得書。始知寄書時。詩竟誤入函中。自慚失檢。而聞議成。私心竊慰。病頓減。

事至此。宜無不成矣。瑜與娟之心力。亦已盡矣。而豈知變遷更有出人意外者。則菩薩是也。菩薩者。麗母所供之佛也。事無大小。皆卜於佛前。吉則從。否則止。至是麗姻事議將定。乃焚香卜焉。竟不吉。遂謝執柯人。娟聞之。立往勸。終不悟。且禁麗與娟往來。從此信息杳矣。

娟至此。心如死灰。病臥數十日不能起。力疾作書與瑜。瑜覽之。泣曰。嗟夫。致麗於死者。吾也。祕不語璧。託言他故。不諧。後麗果因此致病。病百日死。娟臨其厝哭之。則惟見古道荒山。亂煙寒樹。枯藤落葉。間一片孤石而已。

今天朝晨。下了一回雨。立刻停了。此時朝日初升。光彩很薄。描寫出晚秋的天氣。那邊一帶貧民窟。也很寂寞。大約勞動的人。早已出去做事了。忽然跑出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來手中擎了一頂舊草帽。肩上掛一只破皮包。身上穿着短衣。這小孩子跑出門來。同時裏面就有呼喚之聲。少停趕出一個婦人來。喚道。阿祥。阿祥。你母親如此呼喚。何以不去。這是鄰家的主婦。後面出來一個老翁。把阿祥拖住。道。你這孩子。真太不聽人話。你要去。只管去。總要弄妥當了。纔可以去。阿祥恨恨的道。伯伯。晚上我一定回來的。若是不去。母親的藥錢。我的飯都沒有了。說罷。一壁哭。一壁隨着老翁進去。到了裏面。把帽子一丟。道。母親。什麼事。那牀上躺着老病的母親。一字一字的說道。天氣冷。你穿了長衣。去別傷了風。阿祥道。我不冷。不要穿。母親道。到晚來。要冷的。阿祥道。我不喜歡穿這種破衣服。那時隣家的老翁道。你這孩子。好不成人。窮人家的小孩子。自然是穿破衣的。穿了罷。免得母

親掛念咧。阿祥道：穿了破衣，不能賣藥。人家都呼我乞丐，竟是沒有人肯買的。阿祥說罷，把那長衣丟在一旁，不知身上穿的也是破衣咧。老翁向着他母親道：沒法子，隨便他罷。再向阿祥道：你快去賣了回來。今天你母親的顏色不好，阿祥點了一點頭道：母親不要着急，我早賣完了。早回來。母親若有三長兩短，這還了得我拚命去賣就是了。說罷，哭將起來。又道：母親覺得今天很不舒服，麼？母親道：好。阿祥道：我去了，別掛念。老翁還吩咐了一聲當心。阿祥出門而去。他母親就流下淚來。年紀又大，病又重，那催命鬼三步二步一步的逼迫過來。隣家老翁只是安慰他。阿祥這小孩子，雖是倔強，然而只要母親開口，他便溫順得如小貓一般。豈不奇怪？本來這般年紀的小孩子，大概不曉得母親的苦處的。這阿祥是父親去世，已有五年。母子二人在苦楚之中過日子，所以這小孩子的智識、感情、意志，增進得非常利害，決不是普通的小孩子可比。他對人家愈倔強，對母親愈從順。他們母子二人的愛情，彷彿能把這污穢的房屋，變成香氣撲鼻，把嚴寒侵骨的。

天氣變成風和日暖。然而這是平常日子。是母親康健的時候。今天是不對了。母親病勢危急。食物也沒有。牆壁七穿八洞。西風正在那裏學那織錦的梭子。病牀上的老母。不言不語。微微笑着。這笑不是危險的現像麼。

阿祥出了門。便往乘馬場去。場上正有許多勇士。在那裏乘馬。一見阿祥。衆人呼道。買藥的孩子來了。因爲這班人常常買他的刀瘡藥。臥龍丹等的。阿祥便順口道。請各位買些罷。一個人道。我不行了。天還沒十分冷。我凍瘡已經破了。阿祥道。只要用萬應膏。就是痢疾。喫傷。頭痛。牙痛。也可以用得。一個人道。你這孩子。倒很會做生意。阿祥道。快買罷。母親要死了。一人道。母親病重麼。阿祥道。從昨天起。很危險了。勇士們都道。那是很不好。的可憐。可憐。我們來買些。買了總有用處的。有幾個道。你母親病重。我也來買些。這個萬萬萬什麼。於是都和着道。我也買。我也買。還有買刀瘡藥的。衆人付了錢。拿藥。也有付了一角錢。買了七分的藥。這三分不要他找了。說道。送給你。母親罷。於是都學着道。我們也不要找了。獎你這孝子。

許多人不要他找。雖是只有三分二分。然而這三分二分。在生活艱難的人。當他三圓三十圓三百圓。看也論不定。這班勇士。很和他表些同情。然而除了這班勇士。竟沒有表同情的人。竟沒有好主顧。咧。

過了乘馬場。來到市街之上。這裏也有警察署。也有衙門。也有寺院。也有銀行。阿祥照常呼賣藥。賣藥路上。過的張牙舞爪的警察。耀武揚威的官員。花天酒地的僧侶。肥頭胖耳的銀行員。見了這可憐的賣藥童。有些感觸。麼也不過當他一個生活極低的人。看待就是了。然而阿祥又爲什麼走到此地呢。因爲此地貧民也很多。或者這貧民裏頭。有肯表同情的。剛到街上。正面來兩個銀行員。見了阿祥一個道。怎麼清清早起。便遇着乞丐。一個道。這個小乞丐。還不懂乞丐的規矩。咧。此時阿祥宛如一枝手鎗。從極小的身體上。發出極響的聲音。來道。什麼乞丐。畜生。原來富者的聽覺視覺極鈍。但是貧民不能。他的生活上。五官不能不樣樣的極銳。他與富人一樣有喜絲竹的耳。有羨華服的眼。有甘美食的口。只因貧富懸

殊不能較與富人一般享用罷了。所以阿祥見了輕薄的銀行員。就不免咬牙切齒的痛恨。幸虧銀行員沒有聽見。未曾闖禍。後來走到一帶貧民窟。阿祥的怒氣也就慢慢的平下去了。洗衣服的婦人買了一包萬應膏。一包刀瘡藥。彈棉花的老人買了一包刀瘡藥。看看皮包中。還有五包萬應膏。十七包刀瘡藥。總也賣不了。時候已經過午。約有二點鐘光景。這一點藥賣不了。他竟是喫一點東西的錢。還沒有出來。此時正是天氣不佳。忽然彤雲密布。下起雨來。阿祥今天還沒喫過東西。空腹經着暴雨。那雨竟和鐵鎗礮彈一般。空腹的孩子。那裏經得起。急急想避雨。趕到一所寺院裏。叫做慈照寺。是此地有名的古刹。這裏頭的和尙。勢力也很大。阿祥雖是避雨。那極敏銳的五官。又變出一個念頭來。想不如趁此賣些藥。於是轉到後面廚房裏來。不料見有兩個美麗的女子。阿祥便道。請你們買藥。我遇着雨。不能回去了。一個女子道。藥用不着。我們有醫生的。一個道。快去罷。你這孩子骯髒得很。阿祥道。有醫生也可以買些。我母親要死了。全靠我一個人養命。

的。請你們買些罷。女子道。可惡可惡。買藥那有強做的。阿祥道。真的。母親病得很險。我飯還沒喫咧。女子道。你要喫飯。只要好好兒的說就給你了。阿祥道。那麼給我麼。可憐。阿祥竟肯說出這句話來。他餓得腹部將與背部密接。便把平常日子的倔強壓倒了。於是那女子命一個婢女拏飯出來。婢女手中拏了一個飯團。宛如金字塔一般的形狀。也不肯授與阿祥。就擺在地上。竟和喂狗一般。併且有一般腥氣。決不能下口的。那婢女道。你不要喫也沒有了。乞丐兒的兩隻眼睛。只管對我看。着。做什麼。阿祥忍不住叫道。什麼乞丐。此時腹中饑餓也忘了。突然把地上的飯團拾起來。向婢女面上打去。大喝一聲。鬼丫頭。婢女被他打得滿面的飯。便大叫起來。此時阿祥已入蛛網之中。強的鳥類還可以破他弱的蟲類。就要被他喫了。不料裏面三個和尚。正和一個警察長在那裏打牌。聽得外面大鬧。警察長便跑了出來。見鬧的是的窮苦小兒。他也不開口。把他一把扭住胸口。喝道。你。是何人。阿祥不能逃走。已是蛛網上的蟲了。警察長再喝道。這是什麼。一面把皮



包內的五包萬應膏。十七包刀瘡藥。都取了出來。這是未貼印花稅的密賣藥。那隣家老翁常對他說的。不能被警察看見。現在已入虎口了。警察長目光閃閃。已知道是個密賣藥的孩子。再問道。這是什麼。阿祥不做聲。他再喝道。快說。不饒你的。阿祥抬起頭來。兩眼看定警察長。這眼光裏頭含着無限怨恨。把老翁所教的話來辨道。這萬應膏。預備自己用的。警察長再指刀瘡藥道。那是什麼。這聲音洪。大小小的阿祥也嚇得戰戰兢兢了。低頭想了一想。說道。是糖。警察長道。就是糖。噢。給我。看。真是個慘酷的命。阿祥是個倔強的性情。那裏肯躊躇。解開包來。推入口內。雖有些粘着牙齒的。他竟一吞而下。警察長見了。也很驚異。冷冷的道。甜麼。阿祥答道。甜的。這是勢所不得不如此。警察長又道。糖既很甜。你把他通通喫了。方始饒你。此時僧侶婦女婢女們。見了這樣子。大約也不知可憐。阿祥兩隻眼睛。惡很很的向衆人看着。把第二包喫完了。於是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七包八包。到了九包。他眼睛發白。呻吟起來。然而無用。慈悲二字。他們除了對於女子此外。

就。不。懂。了。九。包。十。包。十。五。包。十。六。包。十。七。包。竟。一。齊。噢。了。下。去。塞。得。聲。音。也。發。不。出。來。好。容。易。說。一。聲。道。如。此。好。了。麼。說。罷。大。哭。那。警。察。長。也。不。說。一。聲。好。也。不。說。一。聲。饒。你。三。個。女。子。中。一。個。道。真。是。個。可。怕。的。小。孩。子。一。個。道。那。有。這。種。孩。子。一。個。道。究。竟。是。什。麼。東。西。一。個。和。尚。道。這。孩。子。將。來。一。定。要。闖。大。禍。咧。和。尚。下。了。一。味。毒。藥。警。察。長。便。道。不。錯。此。刻。決。不。能。饒。他。阿。祥。聽。到。此。時。方。始。開。口。道。什。麼。方。纔。不。是。說。饒。的。麼。衆。人。都。不。理。他。他。只。是。哭。旁。邊。感。情。最。發。達。的。女。子。慈。悲。最。深。的。和。尚。都。袖。手。旁。觀。任。他。死。活。咳。那。大。殿。上。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音。菩。薩。何。以。不。搭。救。他。那。空。中。飛。來。飛。去。的。鳥。何。以。不。可。憐。他。那。庭。中。的。樹。木。何。以。寂。寂。無。聲。竟。沒。有。一。絲。一。毫。可。以。幫。助。阿。祥。的。希。望。密。賣。藥。犯。法。者。被。警。察。長。拖。去。了。

阿祥年十二歲。既無兄弟。又無父親。又無金錢。食物自然沒有了。只有一個母親。這無情的世界上。只有一個可愛的母親。這母親年老病危。於是把一切擔負都

攔到可憐的十二歲之無教育小兒。肩上帝還不停止狂風。收回暴雨。併且還有人使他喫了十七包的刀瘡藥。再把法律之名污他的生涯。這不是無情麼。他到警察署的晚上。想到了母親病的危險。啼啼哭哭。悲傷得心裂腸斷。他母親等等不見回來。只自暗泣。懇求隣家的老翁出去打聽。方知警察署裏捕得了一個密賣藥童。老翁趕到警察署去設法。他們說要明天早晨查審了再講。老翁再要說話。他們便大喝一聲道。我們晚上不管事的。老翁沒法。只得回來。心中暗想。這話要向他母親說不要。若是說了。豈不嚇死。若是不說。也要悶死。他母子二人。不是個離不開的東西麼。正在躊躇。已跑到破屋之中了。氣喘喘的道。回來了。他母親發着極細的聲音道。多謝你打聽了麼。阿祥老翁假裝道。不明白。他母親道。難道落入水中。溺死了麼。這是我的孝順兒子。不死沒有不回來。老翁道。沒有死。還活着。母親道。如此你遇着麼。老翁道。遇着的。這一句話吐了出來。真所謂駟馬難追了。母親道。在什麼地方遇着的。老翁目定口呆。不能做聲。他母親又催着道。

什麼地方。老翁見事已如此。還是說明。或者可以安安他的心。便道。你切勿擔憂。明天早晨。一定回來。他今天。不過有些事。在警察署借住一夜。母親道。什麼警察署去了。老翁道。不過有些事罷了。母親道。他犯着什麼事呢。可憐可憐。阿祥說罷。霎時間。神色大變。老翁慌慌張張的叫道。你們快來。外面就有隣家的賣線婦人。對門小木匠的女兒。賣糖的阿二都來了。老翁於是命老婆拏了錢出來。吩咐一個人去買冰。一個去拏水來。一個去請張醫生來。病人的愛子之情。竟漸漸使他胸口的熱度。再燃起來了。醫生說。大概可以保到明天早晨。明天十點鐘。密賣藥童放了出來。真是天不從人願。趕到家中。恰巧母親斷氣。只見老翁立在旁邊流淚。阿祥也不問情由。抱着母親屍骸。叫道。母親快睜開眼來。孩兒回來了。母親四面圍着的老老少少衆鄉隣。聽了這小孩子一句話。個個悲上心來。便一齊放聲大哭了。阿祥又哭道。孩兒回來。母親已經死了。母親不是因爲孩兒不回來。所以死的麼。語氣之中。含着絕望的意思。這話又未了。阿祥竟向

外飛奔出去。衆人因事出突然也來不及去拖住他。

這一天晚上慈照寺火燒幾乎燒了一大半。方始救滅。明天寺裏樹林中發現一個彷彿夏天田中翻轉的田雞一般的死孩子。旁邊吐着許多血。這就是喫十七包刀瘡藥的沒人可憐的密賣藥童。

不如醉 歐文原著

潘樹聲  
葉誠

第一章

喀茲叩爾山。阿白拉千之支脈也。峙黑德森河西岸。景物絕佳麗。凡航行於其下者。皆樂稱述之高峯。矗立俯視全境。儼然如王者之御。百僚。嶺色嵐光。一日數變。鄰近之村婦。率視此爲晴雨計。每見翠壁蒼崖。暈以紫色。則天晴氣朗時也。日向昃。尤顯自然界之莊嚴。但陰霾之夕。則黑雲如磐。磅礴翳鬱於山巔。而借落日之回光。似朱霞。天半爲山加冠云。

山之麓。炊煙四起。遙望林間。則茅舍之頂。亦時熠熠於村中。作光似爲山景點綴。

者。山旁萬綠葱鬱。混然與山冥合。村已古。昔荷蘭人始居此。彼得斯太外山者。荷蘭武士也。嘗轄是地。村舍零星三五。其黃磚運自本國。而來卜居焉。屋有方格窗。門翼亦有作金字式者。屋之四側。皆樹定風旗。

村有破屋數椽。經風霜雨雪之剝蝕。歷有年矣。此地屬英吉利時。有力勃萬維克爾者。家於此。萬維克爾之後也。萬維克爾嘗佐斯太外山。奪屈力斯那礮台。以勇著而力勃性。謹愿不能繩祖武。

力勃和厚與人無侮。人亦樂暱就之。而以懼內聞。凡懼內者。必其人爲柔情束縛。以之與社會交際。亦懦而不武。蓋此曹之習性。若已經鎔鑄於爐火中者。故家居不能不制於悍婦。雖然。男子天性之剛暴。能漸就範圍。而習爲容忍。未始非牀第私語。有以養成之。是悍婦雖可畏。而亦男子幸福之一端也。力勃嘗三制於其妻。亦三獲福。

村婦知力勃之易與也。咸親力勃。力勃亦愛之。嘗與燕處。圍爐茗話。家庭內有勃

谿者必力爲排解。一村之人皆譽力勃。而誚讓其婦。其婦達姆萬維克爾也。村中小兒亦甚喜力勃。力勃導以各種之遊戲。或放紙鳶。或射石彈。閒更說鬼搜神。旁及印度往事。爲諧鐸。故羣兒於其至。大聲歡迎。去則牽衣曳裾。甚有珍其臂者。然雖極與狎侮。從未嘗傷之。村犬見之。亦頗馴。未嘗吠客也。

第二章

力勃之劣點。在資生之事。皆厭棄而不樂。爲往往持釣竿。坐山石上。竿長且重。如韃靼之矛釣。竟日魚曾未來。一吐水泡。而彼無倦容。時更負槍行深林間。擊松鼠。野鴿。攀崖捫葛。入險絕幽道。或濘泥無立足處。猶逗留數下鐘。乃去。其堅忍如此。鄰右有倩之作苦者。雖極困憊。不辭苟令去。糝糠修籬。落則尤喜爲之。故村中婦女遇薄情之夫。不肯代任勞役者。則以付力勃。力勃皆奉命惟謹。質言之。彼殆願爲人公僕。而不欲一勞。願盼於其家事也。

力勃嘗宣言其田荒瘠。於村中爲下下。雖不憚胼胝。終難慶大有。歲收豐歉。不係

於人之勤惰也。於是力勃乃悉置不理。其家藩溷傾圮。牛蹊行菜園中。田則雜草叢植。蓬蒿沒人。有時力勃欲從事東作。而又爲雨阻。天若有意玩侮之。故家業陵夷。田亦蕪穢。不可治。間生米或馬鈴薯。然以鄰地皆磽瘠不治。則漸黃落。無欣欣向榮者。

其子年方幼。受遺傳性。亦落落有父風。常着破衣履。似漂流無家者。母行則隨其後。又如羔犢之求乳也。嘗取其父紉腿布覆身上。布甚寬博。手至不能舉。略似貴婦雨行之外套。

力勃雖一寒至此。然彼嘗謂白麵黃粱。無須劇勞。可得之而供吾恣啖也。其心常綽綽然以爲天下至樂。無踰於是。彼又嘗謂勞吾形骸而得數磅之金。縱金可立得。毋寧安坐缺一辨士而死。力勃殆別具肺腸者耶。若而人者。苟得逍遙物外。亦殊自樂。乃不幸遭遇悍婦。痛其家業之淪落。而日夕聒於其側。

夙興晏寢。他無所聞。惟聽其婦數罵不絕口。每作一事。則婦尤口如懸河。力勃置



不與校。惟聳肩搖首。雙眸斜睨。以爲常。然力態愈慙。婦怒益烈。力勃不得已。則垂首喪氣。徐徐出走耳。凡懼內者。見河東獅吼。無不計出於走之一途。走則徜徉。男子世界。非閨閣之凶焰所可復施。此實逃閻威者之金科玉律也。

與力勃同病相憐者。室內惟一犬。曰瓦。而夫犬甚畏主婦。主婦怒其夫。亦怒及犬。以爲犬與主人同一癡頑也。常努目視犬。似主人之不治生產。犬實導之。犬故猛健。與山林馳突之野獸相頡頏。至是畏主婦。聲口歸則毛帖帖。然尾垂至地。行逡巡不前。嘗睨主婦伺顏色。未嘗敢正視。主婦擲以箠。或杓。犬惟踉蹌出門。哀嗥。慙屈而已。

### 第三章

歲月不居。而悍婦之惡劇。與時俱進。愈演而愈烈。其舌鋒之銳利。如發礪之刃。當者悉披靡。力勃時自嘆恨。亦時自慰藉。悶極則出游。於是村中之俱樂部。常爲力勃避難之所。部隣客棧。棧門懸佐治第三御容者也。部中通人。碩士。村農。愚氓。咸

與於會。當夫盛夏炎炎。永晝寂寂。三數閒客來樹下納涼。作齊東之野談。或拉雜述故事以爲樂。偶見路人遺報章數紙。則相與評論報中之事。異議蠡起。間亦不乏通論。有德列克萬比姆者。嫻文辭。村塾之名教師也。嘗爲宣讀報紙。雖事在數月前。而此中人猶互疑競難。窮搜細詰。樂此不爲疲。

尼古拉拂得者。村中之長老。而客棧之主人也。每有會議。均囑伊裁定。友人擇其可從者從之。門外垂陰覆地。主人鎮日倚門坐。非趨避日光。不輕移一步。村人視其移步。殆如日晷。時針不差累黍。又寂默不作一語。口啣煙管以爲常。如因他事株連。或值盛怒。所吸尤多。濃煙絡繹。若無事愉快之際。則煙徐徐舒卷。似秋雲之輕颺。有時煙氣或繚繞滿面。則默默點首。自示得意。力勃雖得此賢豪之老友。然有時會議。猶爲婦所窘。每當會場靜謐之時。婦突闖入。無禮於衆。莊嚴如尼古拉。亦無如此婦之長舌何。婦嘗怒罵尼古拉。謂其夫之愚惰。實尼古拉使然。

力勃處此亦大可憐。計無復之。則荷槍獵於深林中。藉以離農家之苦海。避內子之凶鋒。往往坐大樹下。出袋中所藏食物。與犬分食之。自憐憐犬。形影相依。嘗語犬曰。吾可憐之。瓦而夫。主婦雖不善待汝。令汝狼狽至此。汝毋掛懷。吾生一日。汝當不至無良伴。犬聞其言。搖尾仰視。一似犬能知人意。而與其主人互表同情也。

第四章

秋晴氣爽。力勃嘗升喀茲叩爾山之巔。獵松鼠。既罷。而幽谷中返響之槍聲。猶未絕也。夕陽在山。遊興欲闌。山坡野草如茵。側身偃臥其上。是地即高峯最險峻處。從林間俯視平原。彌望大木千章。下有黑德森河。蜿蜒奔赴。直至高原。而盡流水。無言滔滔。自去。四顧雲光帆影。返照坡平面上。

回首遠眺。則深谷幽陵。杳無人跡。谷中之石屑。悉自懸崖下落者。遂暗不可言狀。雖落日之餘輝。從未映射及此。力勃對此默然而暮色昏黃。山亦如睡矣。是時念及其婦拊膺長嘆久之。

方取道下山。忽聞有聲自遠來。若呼其名者。引領四望。不見一人。惟孤鴉橫空而過。力勃以爲是幻想而已。乃復下山。而其聲又起。同來之犬逆豎其毛。依主人之側。戰慄不敢前。力勃亦徬徨幾不能自持。愁眸炯炯。尋聲而蹤跡之。須臾隱然見一人影。緩步攀岩而上。背負重物。似艱於行役者。力勃殊大驚。以爲此寂寂之空谷。彼胡子身至此。又虛構一想像。謂彼得毋隣近之村人。非耶。稍前行與近。則其人之狀貌絕可駭詫。肩隆體矮。髮蓬蓬然。一白髻。老人也。服荷蘭式古裝。腰以上著短衣。下束大袴。袴兩邊縫鈕扣數行。膝前衣服疊起。纍纍然。肩負大木桶。內實以酒。老人見力勃。卽示以求援之意。力勃凝睇良久。以素未謀面。心中不無疑懼。然素性活潑。遂許諾。與老人互相維持。遇深溝絕壑。則攀緣而過。正趣行間。忽有聲轟然。遙望壁立之山崖。似有迅雷自其中迸出。而與伊等所行之方向恰遮道來也。

力勃謂是殆迅雷急雨。高山之巔。往往有此。憩數刻。復前進。有峯巒峭立。當其衝。

既過則見一洞形橢圓絕類劇場環洞皆山上大樹倒掛枝柯橫斜天作蔚藍色依夕照之餘輝得隱約窺見之二人前行不作一語蓋力勃既不知老人負酒登山之旨且對此不相識之路人不無疑懼

既入洞則奇景異狀紛呈於目前洞中地廣而平有人結隊往來作彈子戲諦視之皆非復本國冠裳而服殊華美有著短襖衣者短布褂者鞞帶之上佩以小刀刀狹而長其袴亦寬大與同行之老人所服者相類此中人狀貌絕怪特內有一人巨首細目形殆如豕餘者鼻部之大幾占全面帽式若尖塔飾以雄雞尾部之赤羽項下鬚髯麤然亦各具異色無雷同者

有一老人體貌雄偉舉止幹練蓋其渠魁也頭戴峨冠身著金綫之襖衣更綴薔薇花爲裝飾品所束鞞帶甚闊繫以腰刀襪赤色靴履厚底行聲橐橐然力勃觀此狀態忽憶友人德密賴萬斯克家廳事曾懸一畫今之所見不啻畫中人也畫於荷蘭殖民時代雖確已入是境然不意畫中實景乃於空山遇之

更有一可異之事。卽其人方爲游戲運動。而貌莊嚴。若歡樂之際。別有隱憂者。力勃已窺見其微。是時天地闐寂。萬籟不作。惟聞擊球之聲。與山谷相應。轟然若霹靂。力勃與其伴偕往。距若輩不數武。其游戲忽戛然中止。皆注目熟視力勃。雙眸灼灼如神像。力勃大駭。膝爲之顫。其同來老人取一小口罈。將桶中之酒傾入。命力勃持以饗諸異客。力勃雖悚懼。不能不敬諾。若輩則受之牛飲。無一語。飲畢。復游戲如初。

自是無人更注目力勃。力勃之恐怖漸殺。乃冒險一嘗酒味。酒殊香美。似荷蘭佳釀。力勃高陽之徒也。旣得酒。則痛飲。俄頃神志若失。目眩頭暈。玉山倒矣。

第五章

力勃旣醒。驚悟所坐之圓石。卽前與負酒老人初識荆之地。乃起揉其朦朧之睡眼。見朝暾初上。出沒林杪。羣鵲飛鳴。上下蒼隼。亦乘風迴翔於空際。蓋坤軸轉旋大地曙矣。力勃自思。昨夕吾未嘗露宿。曷爲而在此。回思老人也。桶也。罈也。與夫

洞中擊球之異人。猶歷歷在目。怪哉。是事吾將何辭以解免於吾妻達姆萬維克爾也。

攜來之槍。潔淨無垢。光可炤人。至是四向覓之。不可得。惟見一槍在身旁。管鑰而機弛。柄亦蠹痕斑斑然。

力勃索解不獲。疑爲山中所賣。飲之酒而却槍以去。此時犬亦離左右。大聲呼之。響應山谷。卒不見來。力勃疑犬殆逐松鼠山雞而失道也。

於是決意復至。昨晚跳舞場。冀得遇彼隊中人。向之索犬與槍。當無辭。正欲起行。而僵立若病痿。殆不能步。蓋平日活潑之精神。悉消滅矣。旋自思曰。吾以山石爲牀。寢宜不適。顧吾他日家居。苟窮窘時。得染此流麻狄斯病。令知覺全失。亦可就枕酣眠。不虞吾妻之惡作劇也。強而行。跋涉良苦。旋至一谷。大河橫其前。山泉全湧。水聲潺潺。昨與老人偕行過斯谷。未見有此。力勃意殊錯愕。然亦置之。仍攀附上。緣溪行。道森。森林強半樟樺古木也。行既久。力盡聲嘶。路又四歧。罔知所向。

葡萄之藤。遍地蔓延。其密如網。

終乃抵某谷。昨卽由此過山巖。而入劇場形之洞。今洞口雲迷已無問津處。惟巍峨之石壁。突峙其前。壁上瀑布橫飛如白馬。銀濤馳向低谷而去。谷中之水沉。黑色。四面森林之倒影也。至是力勃不得不駐足復呼其犬。然惟鴉啼之聲。與相酬答。鴉皆穩踞懸巖大樹之巔。俯視山下似已於人世更無危地。覩人之躑躅。道左而獻嘲。騰笑者日已向午。尙未朝食。旣恨失犬及槍。又懼與妻覲面。然不歸。則且漂泊入餓鄉。又胡能忍此。舉目四顧。愁腸九迴。無可如何。乃頻搖其首。肩朽槍。覓路狼狽而歸。

距村不遠。往來之人頗繁。無一識者。力勃心自駭異。以爲鄰村左右之人。皆余向者與共釣遊也。何一變乃爾。且此曹服式與疇昔所習見者迥異。路人撫其頰。捋其鬚。亦均注目於力勃。力勃忽自捋其鬚。又大驚。蓋長已數寸。作美髯公矣。旣入村。羣兒呼噪隨其後。均不稔誰某。衆手所指。以力勃之灰色長鬚爲的。村中。



之犬亦唁唁狂吠不似向者之歡迎人煙較前加密新築屋舍鱗次櫛比而昔日所存者十無一二縱有門巷依然姓名亦非故主凡百所見莫不改觀力勃目眩心蕩以爲余之一身及余周圍之境殆爲妖雲幻霧所籠罩耶是地實余之故鄉余離此才一日耳喀茲叩爾山之莊嚴黑德森河之洶湧岡巒起伏濁浪排空今昔如一山河之風景不殊城郭之人民非舊黃梁夢醒世變滄桑力勃自思孰令余曠曠若此者則昨日之酒壘也

第六章

沿途覓其故廬久之乃至心尙惴惴以爲妻之惡聲將入耳也悄然徐進視其居宅已如荒村廢寺或逃亡者之家老屋蕭條其頂半圯窗格門闕殘缺斷零有犬潛伏其間餓且死形類瓦而夫力勃呼其名而犬乃齒裂聲嗚嗚然吠其主而去力勃悽愴傷懷謂余愛犬乃亦避我我何以堪

入室則閔寂無人荒涼極目向者其妻所摒擋之室甚雅潔今亦被塵封矣至是

恐。怖。之。心。轉。不。敵。愁。慘。之。苦。乃。大。聲。呼。妻。及。子。皆。無。聞。惟。聞。空。屋。之。應。聲。

力。勃。乃。去。而。詣。昔。日。常。往。來。之。客。棧。棧。不。復。見。其。門。外。大。樹。係。長。夏。息。陰。之。所。亦。不。見。惟。見。宏。大。之。木。屋。窗。櫺。多。搖。落。破。壞。以。敝。衣。冠。補。其。隙。門。前。大。書。一。合。衆。旅。館。主。人。嘆。賴。吞。都。力。一。外。則。百。尺。竿。頭。有。物。如。紅。色。之。睡。帽。而。飄。揚。空。際。者。蓋。星。點。五。色。旗。也。凡。此。情。形。均。目。所。未。睹。不。知。何。一。變。而。至。於。此。惟。客。棧。商。標。畫。佐。治。皇。帝。御。容。力。勃。曾。於。其。下。吸。煙。自。遣。差。可。識。別。顧。其。形。態。亦。大。變。向。衣。赤。色。今。則。藍。而。微。黃。向。執。圭。胸。前。今。手。劍。矣。其。冠。飾。以。雞。毛。下。又。大。書。將。軍。華。盛。頓。五。字。旅。館。門。外。士。民。雲。集。爭。辨。紛。紜。無。復。昔。日。寧。謐。淡。泊。之。景。象。且。欲。於。稠。人。中。覓。一。舊。識。若。尼。古。拉。或。講。報。之。塾。師。皆。遍。求。之。不。能。得。惟。見。一。人。體。格。清。癯。面。作。怒。容。攜。傳。單。盈。篋。狀。甚。激。烈。演。說。公。民。權。選。舉。權。自。由。權。與。夫。國。會。也。波。根。岡。山。今波士敦市之

一部亞美利加獨立時於西紀一七七五年六月十九號在其地爲最初最大之激戰

也。七。十。六。英。雄。也。語。言。龐。雜。殊。不。可。

解。力。勃。聞。之。如。醉。如。癡。

力勃鬚灰色。負朽銃。服式非時式。婦孺以爲怪而競逐之。於是引起政界諸人之注意。羣繞其旁。上下審視。演說者亦來。引力勃於側。問曰。足下將入何黨。力勃瞠目不能答。又一侏儒匆匆曳之以臂。耳語曰。君爲民主黨。抑爲主張聯邦政體者。力勃仍不解。瞥見一老人奮臂出自衆中。貌頗威重。戴雞毛之冠。旣來前。則以兩手一撐腰。一倚杖。厲聲曰。誰令此負槍者入選舉場。且彼得毋欲搆釁於是村耶。曷爲流民從之者衆也。

力勃大懼。哀之曰。嗟乎諸君。余一窮困安分之人。爲是鄉之土著而忠於國者也。天乎天乎。其佑余乎。

是時旁觀均疑爲敵黨。逃亡至此。以偵刺陰私。乃大聲呼噪。欲逐之境外。擾攘間。雖嚴重之老人。亦難遏其亂潮。惟眉宇間更形肅靜。令力勃自陳。以何事來。欲訪誰氏。於是可憐之力勃。乃卑辭自白。謂余來無惡意。特欲訪鄰人。嘗旅居於是地者。

老人更窮詰其鄰爲誰。力勃告以尼古拉拂得也。布拉姆德區也。村師萬比姆也。且問是數人者。今皆安在。曰。尼古拉死十八年矣。今其墓在。然亦剝蝕矣。布拉姆當戰事初起。卽從軍。聞已陣亡。於斯通賴破突之役。或又謂渠已長眠於阿通賴。怒斯地。雪虐風饑之下。伊今久不歸。無確知其蹤跡者。萬比姆亦從軍。昔爲國民軍之大將。今入國會矣。

力勃聞衆人之答詞。瞽亂益甚。日月幾何。而白雲蒼狗。變幻至此。又莫知其緣起所在。所云戰事國會及斯通賴破突之役。究何謂耶。一醉歸來。而廬舍無存。故交淪落。俯仰身世。不啻世界之一畸零人矣。於是力勃嗒然若喪。置不復問。惟對衆大呼曰。世人更無有識力勃萬維克爾者耶。

旋有數人遙指樹下。謂是欵立者。卽汝所云力勃萬維克爾也。力勃翹首而望。果有與之同形者在。彼慵惰之狀。破壞之衣。與力勃登山時無二。力勃大惑。不知人之爲己。歟。己之爲人。歟。方惶駭不定。而老人絮絮窮詰其姓名。

力勃智盡能索。罔知所措。乃呼天而慙曰。知我者其天乎。我非我人。則誠我也。我即立於彼樹下者也。我之靈魂已與人互易矣。昨日之夜。我猶是我。自醉臥山中。而槍忽鏽。世事忽變。至於我身亦與之俱變。我不知我之姓名。我更不識我爲何人矣。

衆皆相對寂然。以手捫額。若有所思。而耳語之聲又起。以力勃負槍。恐老人且遭不測。乃趣老人走避之。正紛論間。忽有一美婦人抱一嬰兒。從人叢中窺見此灰色長鬚者。兒驚而啼。婦人語之曰。力勃兒勿哭。彼決不汝傷也。是時小兒之名。婦人之聲音狀貌。均令力勃忽忽若有所憶。

因問之曰。密昔司汝爲誰。曰。吾約的斯蓋登尼也。汝父爲誰。曰。噫。吾父力勃萬維克爾也。余幼小時。父攜槍外出。今二十年矣。犬獨還。而人不知何往。不知彼自殺乎。抑虜於土人乎。迄今未嘗一通音問也。

力勃更出以曼聲而發一切要問題。曰。汝母安在。曰。噫。母死矣。然尙未久也。母嘗

與一市儉爭憤而死。至是力勃神稍爽。乃不能更耐。遽前握其女之手而抱兒於懷。呼曰。昔日少年之力勃。萬維克爾。今老矣。宜無有識之者矣。

觀者如堵。均不解。有一老婦蹣跚而來。舉手遮眉。熟視力勃。曰。斯真吾鄰力勃。萬維克爾也。久客回里。吾當歡迎。惟此二十年中。汝究何往。

第七章

力勃所歷之境。已詳於前。蓋二十年之光陰。在力勃則一醉夢頃耳。衆人傾聽其言。諦觀默審。神與之會。而走避之老人。復來當衆而立。脣吻哆動。搖首示意。衆人亦搖首和之。

老人彼得。萬釗者。居是村最久。里中奇聞異蹟。皆知之。其祖著古鄉土志。歷史家之後裔也。此時徜徉而來。與力勃一見如舊。且爲證於衆。曰。聞之吾祖。喀茲叩爾山。有異人。曰。痕得力。克黑德森。卽發見是村之人也。雖伊死歷有年所。聞每二十年。必率其舟人一度至此。蓋爲察視地方情狀云。

彼得之父亦嘗見異人衣荷蘭服。作彈子戲於山中。而彼得又親聞擊球之聲。其大如雷。某年夏日午後事也。

衆人疑慮既釋。乃散去。復議選舉之事。力勃隨其女還家。自是遂與女同居。女室雖陋。然尙穩愜。婿武健而性和柔。力勃尙能記憶。卽幼時嘗紵其臂者。至其子則已於旅館樹下見之。業農爲人。傭工蓋亦勤於謀。人情於自謀尙未失其父衣鉢也。

力勃復還故鄉。得詣常所往來之地。昔日知己猶有存者。然皆志氣消磨。有昏瞶頹唐之狀。力勃心頗厭之。於是與里中後生往來漸密。又成莫逆交矣。

然竟日賦閒。無所事事。有時散步至客棧門首。人均敬之爲村中長老。視之如戰爭前之歷史書。力勃聞鄉人語。亦得悉此二十年來村中發生之事。蓋自革命軍起。宣布獨立。脫英國統轄。故力勃醒後之身。已非復隸於佐治王權之下。固儼然合衆國一自由公民也。

雖然帝國政策聯邦政策力勃向不與聞其平日所歎恨而無可如何者則閩內之專制使不能自由也今則如脫虎口入極樂國不復聞室人交謫聲矣然偶聆其妻之名猶聳目搖首雙眸斜睨似表其心能樂天知命者而其平生之事幾於逢人說項凡度力突爾客棧之旅人皆飽聞厭聽矣力勃初亦以不語自律不久則又犯之以是鄰里無男無女無長無幼悉知其身世

力勃所云云疑之者亦不乏人蓋力勃疏放自喜其神思變遷不定似無腦筋者是殆流落異鄉而忘返耶然久居村中之荷蘭人則深信其事雖至於今山中轟然之聲不復入耳而諸異人之作彈子戲已播爲異聞相傳未絕凡鄰近之懼內者聞是事當反目之時猶欲得力勃酒壘一飲之以爲快

賣花聲

嘯天生意譯

妾手織纖軟玉枝事成不成未可知  
妾心錚錚金百鍊刺虎還如刺繡時



(一)

北地風高。雨雪齊飄。在世界頭等繁盛之都。會露西亞新京聖彼得堡。崇樓傑閣。堆錦砌繡之區。間以彤雲密佈。朔風凜冽。山河凍結。草木黃落之點綴。一種淒寂之景。況凜凜然。天愁地慘。雖極盡人事之華麗。而有不能稍掩其迹者。是非當道之暴厲。有以致之者耶。試回首聖彼得之西方。有偉大之建築物。屋頂作圓錐形。而高插霄漢者。是爲環球著名最慘酷最威嚴之首都獄。

獄上下作十二層。垣墉作黝色。間以紅色之鐵窗。排列如蜂房。窗內常有蓬首垢面之可憐蟲。探首揚臂。怒目切齒。以銷磨其無聊之歲月。而時時聞號哭聲。縲縶聲。叱咤聲。鞭楚聲。當囚徒最盛時。以其悲聲怨氣。沖激以太日光爲之暗淡。空氣爲之閉窒。況當此雪虐風饕。景狀淒寂之候。雖拔山壯士。亦爲之無顏色也。張掌如箕。奮髯如棘。身戎裝。肩快槍。雁行而鵠立者。守獄之衛士也。男兒好身手。屠龍如屠狗。而於千八百七十八年之春。卽此雨雪紛紜之日。有龍騰虎擊之壯。

士。虛。無。黨。員。波。葛。留。博。等。百。九。十。三。人。以。要。求。解。放。囚。於。西。伯。利。亞。獄。之。洽。爾。乃。西。武。而。示。威。於。聖。彼。得。堡。寺。院。此。一。班。衛。士。者。乃。受。上。官。之。命。令。而。施。其。強。暴。手。段。以。捕。獲。之。而。驅。來。於。此。首。都。之。獄。可。憐。壯。士。昔。日。之。聲。勢。安。在。哉。而。乃。俯。首。貼。耳。效。馴。羊。之。入。籬。乎。抑。此。首。都。獄。悲。慘。之。氣。象。固。足。以。奪。壯。士。之。膽。者。乎。

當。波。葛。留。博。率。百。九。十。三。人。之。示。威。於。寺。院。前。市。街。也。波。葛。留。博。肩。大。旂。手。利。劍。大。脚。闊。步。旂。上。大。書。EURE之。大。字。臨。風。卷。舒。口。唱。愛。國。之。歌。愈。歌。而。愈。壯。旁。觀。之。被。其。感。動。者。無。論。老。幼。男。女。咸。摩。肩。疊。背。以。相。從。旋。且。以。歌。聲。之。鼓。盪。激。動。深。閨。兒。女。錦。繡。樓。頭。時。露。其。花。枝。招。展。之。倩。影。發。其。嚶。嚶。鶯。聲。以。相。唱。和。且。有。爭。擲。花。枝。手。巾。以。祝。勝。利。者。其。勢。如。大。江。之。潮。火。山。之。裂。一。發。而。不。可。遏。抑。而。當。時。一。般。有。捍。衛。地。方。之。責。者。乃。大。忙。碌。函。電。飛。馳。劍。戟。縱。橫。卒。以。衛。士。之。好。身。手。得。最。後。之。勝。利。而。糾。糾。壯。士。乃。作。累。累。之。階。下。囚。矣。

暖閣圍爐。金罇把酒。左擁孺子。右顧細君。旖旎風光。占盡人間豔福。復身領露。西亞皇城警視總監之尊號。足以光耀門楣。擅作威福。此蓋首都獄之大吏。奪勒波將軍。退休私室之情狀也。勢位富貴。人不可忽。而奪勒波者。更出其舐痔脅肩。吮血嗜膏之手。段以對付上下。更具先天鍾毓之智。靈羅織黨。禍以爲其升遷之捷徑。故若偵探長某。巡警長某。皆爲奪勒波一爪一牙之變體。而不啻爲一人之心腹。機伏四方。飛而食肉。彼簷頭結網。以捕食一般空中之英雄者。彷彿似之矣。繡幕微動。佩劍鏗鏘。一偉男子入。服警察長服。紫綬金章。非不華貴也。顧一見奪勒波而立。變其威嚴之態度。鞠躬強笑。發其簡捷之音曰。託將軍洪福。彼狂徒波葛留博等。已悉數就縛。人民市廛。幸均無恙。將軍前程萬里。升轉當在轉瞬間。謹爲將軍賀。奪勒波聞之。一種欣喜之感情。神魂爲之顛倒。惟名分所在。不得不僞飾莊嚴。出右手撫彼警察長之肩頭。假以笑言曰。此警察長之能力。勃烈克乎。余亦與有榮焉。言已。繼以格格之笑聲。噫。彼長官一言之褒。榮於華袞。勃烈克當時

一種泱髓淪肌之感戴。以不才之不文。實難以形容其萬一也。

僚屬侍列。廊陛森嚴。而萬頭鑽動。鴉鵲無聲。此非首都獄之公堂。波葛留博等被  
 捕待審時乎。壯哉波氏男兒。可殺不可辱。當此陰慘之公庭。而曾不稍衰其雄壯  
 之神色。俄而呵殿一聲。錦帷高懸。彼奪勒波者。裝束煊赫。端坐堂皇。出其十年揣  
 摹之腐氣。以與彼壯士波葛留博作無謂之審判。而爽利如波氏者。憤不可耐。傲  
 不爲禮。橫睨奪勒波而咄之曰。汝賤奴者。其速緘汝口。其俯首貼耳。安於奴隸之  
 範圍。余壯士死則死耳。實不慣見汝之醜態也。風雲叱咤。出人意外。公庭上下。莫  
 不瞠目駭色。忽掌聲四起。如一片春雷。震動簷瓦。掌聲甫停。繼以喝采聲。嗚呼。以  
 素性倨傲蔑視一切之奪勒波。經此挫折。兩頰顏色。漸由白而紅。而紫而青。積懼  
 成羞。老羞成怒。目光奕奕。脣角蠕蠕。蓋正籌畫嚴酷之命令。在將發未發之際。彼  
 奴隸性成之僚屬者。其孰不氣促而股栗也耶。

血購自由。死成英雄。彼波葛留博者。一朝失敗。寧有生理。與其默默以終。作搖尾乞憐態。孰如明正其罪。以動公憤之有濟也。然而波氏危矣。蓋此時奪勒波羞之無可羞。忍之無可忍。但聞堂上一呼。階下百諾。當此野蠻專制之下。曾無所謂公理。衛士惡旁觀者之煩擾。盡驅之於公庭之外。然不久仍有多人圍於案傍。此時正波氏忍受刑杖之撻楚。血肉橫飛。涕泗交流。而一種慘苦之呼號。一啼一嘶。雖鐵石亦爲之惻然。況人類乎。雖談論亦爲之變色。況目覩乎。而奪勒波者。方施其殘毒之手段。顯其得意之顏色。蓋彼食民脂吮民膏者。視血肉爲常需品。宜其熟視而無所動。於中時觀者復大譁。羣推執杖者朴之。奪勒波橫目大喝。而一般仰承顏色之衛士。乃復竭力擊退旁觀者於門外。而反扇之。於是奪勒波乃得爲所欲爲矣。

霹靂一聲。天外飛來。毀垣倒地。斬關直入。而一大羣衣冠整齊紅男綠女中。雜以一隊之蓬首垢面手胼足胝者。爭排人叢。毀刑具。口囁囁而勢兇兇。觀者不幾疑。

爲身歷修羅而目擊羣魔乎。蓋獄中羣囚激於波葛留博等慘苦之呼號不禁熱血沸騰義氣奮發一聲破獄則斷縲紲穴短壁裂鐵窗敗衛士鋌而走險如摧枯拉朽銳不可當一片擾亂自獄門而突入公庭人人摩拳瞪目以向奪勒波皆欲得而甘心嗚呼獄吏神聖若輩死囚真大逆不道若輩衛士真咎有應得而耳際一片警笛聲馬蹄聲繼囚徒之煩囂聲而起突見一般忠順之奴隸快槍長劍出死力以保護長官且出其殘賊同胞虎狼之手段大刀短杖縱橫飛動以赤手雙拳憔悴可憐之囚徒展轉於長鞭鐵蹄之下不一時而東倒西竄血飛肉舞演成此落花流水之世界而老練如奪勒波者曾不稍減其威嚴稍損其毫髮是真神聖不可侵犯者矣而輿論則何如。

一場慘劇大悖公理於是報章之評論街巷之談議靡不涉及此事而尤爲憤激者則爲波葛留博黨人之謀畫事機不密重受刑訊流徙也圈禁也非惟不得稍蘇困苦抑且變其本而加之厲昔年豪傑今日沙蟲而橫暴之奪勒波則方三復

笑罵由他之句而自得也。

(四)

晨光熹微。霜風凜冽。人飽黑甜之味。鳥宿連理之枝。雞鳴喔喔。犬吠狺狺。街頭之巡士。埋其頸於高領。而躑躅於歧路。橫目長衢間。惟見三五牛奶車。與垃圾車。駕以羸疲之驢馬。輓轆道傍。其執轡而揚鞭者。皆屬雞皮而百結之徒。時有一麵包車。自路右馳來。車中滿載大塊之麵包。車身精小。馬亦俊逸。而高坐於車簷者。爲一少年。其衣冠雖亦等於普通之敝劣。而神采威毅。若有所深思者。個中人見之。固一望而知其爲祕密黨之僞飾者也。

在露西亞皇城聖彼得寺院。鐘聲方報午前五時。此奇異之少年。俯其首。驅麵包車行於薩德華街。而分頒其大塊之麵包於自 P.134 至 P.150 等門號之數家。復振轡而驅於街之北段。折而左。經鋼橋去。及鐘報六時。人咸自夢鄉返。爭攬衣起身。此十七家之主人。得此異式之麪包。咸驗麵包之背面。有(V)字之標識。

是蓋虛無黨機關部布告其黨中之實行委員約以當夕十二時行公選實行委員於第五分會之祕密露布得此者莫不心領神會以靜待時機之至矣。

會場背依尼科留港面臨長岡岡植松柏羅列如屏藩時在夜半十二時北風怒號松籟濤聲奔騰嗚咽相應若欲宣其不平之慨者而場內議廳一羣之黨員方含悲忍氣以靜聽會長之判斷蓋以奪勒波之殘忍慘無人理而其草菅生命正當以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旋由五十人公選得卜羅夫爲暗殺奪勒波之實行委員卜羅夫者體格偉大狀貌猙獰好爲義俠而膂力過人眞所謂叱咤風雲飛而食肉者黨員以公選得人競呼萬歲。

卜羅夫既當衆選而任此危險恐怖之血案卽亦不辭惟欲於侯門如海環甲如棋而探上將頭顱者殊非易易苟不有周密之佈置靈敏之手段則未克奏功蓋心粗者不足爲虛無黨員膽細者不足爲虛無黨員技拙者不足爲虛無黨員貌異者不足爲虛無黨員而況實行委員乎今乃以卜羅夫當之此卜羅夫之所以



難能而可貴也。

(五)

高頭駟馬。油壁香車。招搖過市。則道傍側目。入門投刺。則主人倒屣。此非赫赫具瞻之奪勒波。某日晉謁御前大臣某之氣。燄乎一入公門。則簪纓相望。同氣相投。則諂媚百出。此又非奪勒波會晏僚屬時之現象乎。漆君鬻體。作我飲器。一飛十觥。酣然大醉。奪勒波痛飲歸來。當酒酣耳熱之際。坐電光燦爛之下。把玩巧笑。輕盈之尤物。人孰無情。安有不魂銷真個。而甘心屈膝於裙衫之下者。此又奪勒波醉眼看花之醜狀也。

奪勒波出其奉承長官色笑之長技。以行於闈房。惟粉虎之命自從。當夜者爲奪勒波之妻。欲偕往納維爾劇場觀劇。奪勒波乃命駕車出游。雙雙攜手。而高據納維爾劇場之頭等座。座臨劇臺。繪色繪聲。維妙維肖。時臺上方演愛蘭兄妹擒盜故事。爲愛蘭之兄者。紫髯繞頰。如蝟體格。雄偉而健跳如飛。時眈眈於座間。之奪

勒波。奪勒波座後。爲警察長某與偵探長某。偵探長乃附耳於奪勒波。使注意於臺上之壯士。且附耳告警察長。使暗伏衛士於劇場以防不測。而此時臺上之壯士。手挾匕首。舞益疾。且引吭長歌。歌聲嗚嗚。殊悲壯。忽奮身一躍入客座。疾趨奪勒波之席。舉刀直刺。當此間不容髮之際。眼快手捷之警察長。急橫身當前。手中槍彈未發。匕首已陷肩際。奪勒波急引其妻。踉蹌逃席。伏兵四起。羣撲僞裝。之。卜羅夫。卜羅夫奮鬪一小時。殺衛士二人。急反手向喉際橫刀一抹。而此龍騰虎擊之壯士。乃假此納維爾繁華之劇場。爲易簣地矣。

卜羅夫之自刎。蓋欲以使官吏無從探索。而免黨人之牽連。故聖彼得市中。竟無有識此無名之英雄者。旋因報章之宣佈。虛無黨機關部。乃復召集實行委員。謀繼起以暗殺奪勒波之法。然一擊不中。則不得不異其方針。使殺機伏於不測。故黨人一再籌議。歷三小時之商榷。乃決定公選一特別之實行委員。以當其任。所謂特別之實行委員者。蓋麗若春花。皎若秋月之女黨員。韋露沙士麗支是。

(六)

錦衾香暖。綺帳春深。奪勒波遭此橫暴。不啻爲驚弓之鳥。漏網之魚。從此歌臺舞榭。不見奪勒波之跡。鏡臺繡室。長留上將軍之魂。水晶簾下。其樂有甚於畫眉者。於是啖脂吮膏之民賊。一變而爲調脂弄粉之馴奴。河東獅子之威力。可見一斑。旭日初生。黃鸝巧囀。曉柳如煙。垂露若珠。深閨兒女。懶作晨妝。多情婢子。踏溼繡履。此時之奪勒波。方擁玉人。作邯鄲之春夢。俄而鐘鳴七下。始摩挲睡眼。攬襟起坐。回首牀頭玉人。玉山傾倒。睡態正濃。此時之奪勒波。又不禁綺情起落。俯而接吻。正恍惚際。忽聞一聲賣花。嬌脆欲滴。玉潤珠圓。魂消骨醉。奪勒波以色魔轉世。固自命爲多情者。乃急推門出。倚欄遠望。不識玉人何處。惟聞嚶嚶鶯聲。度來隔巷。奪勒波正引領遙盼。而絕世之美人。乃現於廊下。奪勒波俯首諦視。覺雪膚玉貌。祇應天上。難得人間。而服飾之雅潔。舉止之靈敏。直是千古第一美人之態度。左臂挽長柄花籃。籃中滿列豔麗之花枝。人面花光。兩相輝映。頻轉鶯喉。嬌呼賣

花行經奪勒波之樓頭。忽橫波斜睨。嫣然一笑。踟躕向東去。此時之奪勒波。不禁色授魂與。木立若癡。而此賣花美人。復折而西行。奪勒波匆匆按鈴。呼婢傳賣花之美人來。而已則掀幕倚門以待。

蓮步笑語。自遠而近。美人入室矣。美人登梯矣。美人謁警視總監奪勒波矣。奪勒波急趨與握手。此時切近美人。色相全現。而芬芳觸鼻者。亦不辨其爲花枝與肌膚。奪勒波飽餐秀色。噤不能聲。而美人亦巧笑媚視。使此色魔失其魂魄。突砰然一聲。美人左手纖指。握手槍彈。自槍口出。而煙霧彌漫中。但見奪勒波一蹶不振。盡其能力。僅能展轉地上。口中作怪聲之呼號。此美人者。乃露其莊嚴之玉貌。兀立作冷笑。頃刻間。夫人來。婢子來。醫士來。警長來。而室中哭泣聲。呼號聲。怒罵聲。奔走聲。紛紛擾擾。舉不足以介美人之懷。歷六小時之久而奪勒波長謝塵世。此千古之美人。乃隨警察長以入獄。

萬人巷口。萬口騰聲。爭來公庭。以觀審判。殺奪勒波之兇手。騎兵逡巡於外。衛士

嚴守於內。萬頭鑽動。充塞上下。而十二陪審員。端坐堂皇。案前忽現一風。致絕世之美人。兀立而聽審。老少男女。咸嘖嘖稱可惜。茲錄其問答於下。

(問) 汝何人。

(答) 儂名韋露沙士麗支。

(問) 汝何故殺警視總監。

(答) 彼不守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之詔勅。而濫用刑笞。

(問) 汝知殺總監之罪乎。

(答) 儂知殺違犯詔勅作踐人類之罪人。不知其他。

(問) 誰爲指揮。

(答) 吾受上帝之指揮。

(問) 汝讐奪勒波乎。

(答) 不讐奪勒波。讐奪勒波之罪。

一少年之辯護士起曰。此明明奪勒波爲有罪。而韋露代表公理以殺之。陪審員均無語。於是四月初一日。下韋露無罪。放免之。詔勅。

嘯天生曰。吾譯此篇。吾爲一般之奪勒波懼。

美人局

朱炳勳

參橫斗轉。殘月昏黃。雞犬無聲。萬籟都寂。當此沉沉深夜。悄悄長衢。忽有三數黑影出現。其間倏前倏後。似鬼似狐。疾奔至一家門前。歛焉而止。於是或矚於垣。或伺於門。或則蛸伏道旁。不動良久。良久。不聞聲息。噫。嘻。怪哉。其鼠竊耶。狗盜耶。抑昏暮出現之妖魅耶。噫。嘻。怪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

頃之一非常可怖之聲浪。猝起於是間。直令人盪魄驚心。悚息不止。

咄！啓門！啓門！！速速！啓門！！即又聞砰然一聲。屋瓦都震。則似以巨石撞門也。扃脫門開之三人者。遂健步聳身而入。

穿堂入室。奔走如飛。絕不遲疑。而審顧似平日固習。知此間之門徑者然。俄而至。

廳事後抵一小齋。齋中燈火半昧。半明彷彿。見有人在。三人乃直前推其扉。闖然竟進。

則見室之中設一短榻。榻上有二人。橫身相對而臥。中間燃一燈。熒熒如鬼火。四周煙氣氤氳。至迷人目。蓋彼二人正在噴雲吐霧。擊槍酣戰時也。

驟觀此三人者。入則大驚。躍起。顛聲問曰。噫！伊何人。抑何事。胡爲乎夤夜至此。此三人中爲首之一人。遽挺身出。獐其頭。鼠其目。狗其髭。鷹麟而虎視。狼突而前。大叱曰。咄！爾曹乃不我識耶。我非他。乃此間禁煙局司事某師爺也。方今時代。非奉旨禁煙時代耶。皇皇上諭。赫赫憲章。爾曹詎不見之。乃敢明目張膽。擅自吸煙。厥罪大矣。且語且前。奪其煙槍。指揮其同伴二人曰。繫之。趣爲我捉將官裏去。二煙客至是。且驚且懼。亟前長跪。哀求某司事。某司事弗顧。復大叱曰。趣前繫之。！趣前繫之。！！是非嚴懲之不可。是尤非重罰之不可。

正在此時。複室門驟闢。一少年自內出。徐步至某司事前。笑視其面。而呼之曰。老

二爾胡爲者爾我好朋友毋乃太無情爾未入禁煙局時朝夕過我酒食游戲相徵逐罔弗與我偕今一朝權在手便作此面目向人得勿羞耶之二客者頃從遠方來誤冒煙禁願視我面恕宥之

某司事聞言反眼若不相識瞠然叱之曰咄！爾何人我與爾初未有一面緣又安識爾者且卽爾識今日之事公事也語云公事公辦安顧私情爾爲此室之主入乃縱客吸煙厥罪亦同等因回顧其同伴曰可並爲我繫之

少年聲色不動意態殊從容颯笑如故旋起立徐步而前探懷出一小裹物疾塞入某司事袖中更以一手輕拍其肩曰老二不差！不差！！爾詎真不我識者殆與我戲耳趣坐此我輩且敍話毋再作此醜態向人

某司事至是斗現笑容露其齒而適間一天怒氣風霆雷雨霎時如霧散雲消化歸於無何有矣徐擲還手中所奪之煙槍就坐曰老八我固與爾戲耳爾毋乃認真爾我好朋友何至於此



已而告別。少年起而送之。及門。少年忽前引其裾。曰。老二爾頗思發財否。某司事驚喜。問曰。安得發財。發財之計。顧安在。少年乃附耳密語曰。吾家後樓所賃客手中。富有金錢。肥豕也。爾獨不思分割一瓣歟。

曰。縱彼多財。何與於我。我又安能攫取之。曰。疎哉君也。彼夫婦皆有煙霞癖。君尙未之前聞耶。吾料彼夫婦此時方共入芙蓉城。領略比中趣味。君倘入而掩得之。多金何難立致。

某司事聞而大喜。立呼其二同伴。欲入捕之。少年卽又止之。曰。勿！勿！且緩。君此時前往。設彼未設燈燃吸者。則將奈何。非惟徒勞。且於事弗美。吾請先爲君入。覘之。苟得當。卽出而呼爾。何如。

少年入。良久。良久。始奔出。笑呼曰。老二。爾運佳哉。發財之時期至矣。頃吾往覘。則見彼夫婦正在相對橫陳。啣槍狂吸之際。急往掩捕。勿失也。雖然。爾勿以多人往。蓋人衆則聲喧。萬一爲彼所驚覺。而先事預防焉。則爾不能搜得其證據物。事且

弗濟

美人局

五十四

某司事然之。乃命二同伴俟諸門外。少年前導。己子身從之。曲折而進。歷屋十數重。最後始抵一室。室有一梯。少年耳語曰。卽此樓上是也。二人乃躡足而上。旣登。則見梯左有一室。門半掩。簾幕微開。燈光隱約外射。少年復耳語曰。此中卽是君。盍試前覘之。

某司事微一頷首。卽輕步而前。旣近。從簾隙中內矚。則見室內陳設華美。金碧生輝。最後設一牀。玉鈎已下。碧紗四垂。望之頗不甚了了。顧帳中燃一燈光。熒然殊可辨。且身影閃爍。彷彿有人臥其旁。噫！此非私吸。而何此非冒禁私吸。而何。觀至此。心中躍躍。歡喜欲狂。不復能片刻耐。乃力掀其簾。大呼躍入。直奔至牀前。揭其帳。噫！不揭猶可。此一揭也。斗爲之心驚膽破。魂魄齊飛。直欲脫離其軀壳而去。一時。問如觸猛電。如被疾雷。癡然木立。而不能復動。

蓋見帳中高臥一三十許之麗人。徐娘半老。風致猶存。一手枕其首。一手執書。一

卷方就燈下讀之。其所燃之燈，乃半截燒餘之殘燭，非煙燈也。某司事至，是自知孟浪，夤夜闖入人閨闔中，登牀揭帳。此其禍實不在小，既而猛省，吾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方轉身欲遁，瞥見自外探入一手，力拽其門，砰然一聲，門驟闔。蓋適間獻計登樓，且親爲前導之好朋友，早自外闔其門而反扃之，從容自去。

斯時之某司事，四顧倉皇，進退維谷。正當萬分窘急之際，斗又有一種至尖利至清脆之聲，浪發自帳中，驟穿入耳鼓，直令人驚絕。

救人！救人！速速！救人！！蓋彼帳中半老之佳人，突然從牀內躍起，大放厥聲，號救不止。

於時牀後一複室門，閉然驟闔，履聲橐橐。一人自內而出，視之，則爲一五十許之老人，身軀肥碩，白面黑鬚，長袍而短褂，足踏烏靴，蓋儼然一居鄉紳士也。既近，舉目視某司事，意似大詫訝，已而直前叱問曰：咄！何處狂僧，膽大爾爾，輒敢夤夜入人家閨闔，意欲何爲？

語未畢。彼帳中女子已飛撲至其前。手指某司事而哭訴曰。噫！嚇煞妾矣。頃妾已臥此狂僮。突然至此。揭妾帳。並登妾牀。意欲肆無禮於妾。脫君更遲二十分鐘不出者。則妾且殆噫！嚇煞妾矣。

老人聞之。勃然怒。拍案大詈。且詈且叱。問某司事曰。狗試言之。爾爲誰。何姓名。抑何故至此。趣言！趣言！不爾立打煞矣。

某司事至此。手癱足瘓。身體木彊。聲啞而口不能言。掙扎久之。始期。答曰。我……我……我實此間禁煙局中某司事也。以查訪私吸。故誤入此室處。今知罪矣。惟公寬宥之。

老人聞言。益益大怒。立前批其頰。大叱曰。咄。無賴狗。毋得妄言。吾聞彼某司事者。知禮人也。惡得作此非禮事。爾何處無賴狗。輒敢爲非作歹。並冒彼某司事名。罪大惡極。我今惟有一法對待爾。其法云何。厥惟打煞。

卽又大聲疾呼曰。奴子何在！奴子何在！趣來爲我禽此無賴狗。打煞！打煞。

！打煞此無賴狗。

此一片大呼打煞聲中而牀後之複室門復闢。卽聞足音登然有身長力大之彪形大漢二自內應聲出。老人卽顧而呼曰來！來！！趣爲我禽此無賴狗。痛扶之斷其脰。折其足。並追取其生命。毋使再爲他人害。

二漢噉然應。瞋目攘臂。突至其前。一人直前禽其髮。連擱以掌。作劈拍聲。又一人自後力蹴之。某司事立足不定。遽屈膝跪地上。二人拳脚交飛。疾如風雨。痛撲不可計數。

某司事呼號乞命之聲。若牛鳴。若猪嗥。又若被擊之狗。就縛之羊。迨其後。至於聲嘶力竭。欲號不能。二人之拳脚始稍止。有頃。某司事少甦。乃掙扎而前。長跪老人足下。叩頭乞命。崩角有聲。

老人乃顧謂二漢曰。止！止！姑赦彼一命。但此狗輒敢冒某司事名。四出作歹惡事。厥膽誠滔天。非經官重辦不可。爲我取巨索來。牢縛之。更取我名刺。卽刻送

將官裏去。

二漢又噉狂趨前。某司事愈大狂窘。手足不知所措。惟連連叩首。求釋放。至於痛哭失聲。老人弗顧。仍頻頻促送之。官某司事無奈。乃自袖中出適間所得之小裹物。高擎諸手。長跪而獻之。老人曰。此中洋蚨二十枚。乃此間室主人先時餽我者。今謹獻上。爲老人壽。乞哂納之。聊以贖我罪。

老人噉以鼻曰。此爾敲詐得來之不義物耳。我安屑受之。雖然。我聞爾每夜率其同類。四出以敲詐人財。爲數至夥。爾身中當尙不止此。我聞爾每夜率其試爲我一搜其身。二漢應命。卽前檢其衣囊。果得洋蚨無數。悉陳諸几上。老人顧而笑曰。此不義之財。我雖不屑受。然與其以此財爲爾填狗腹。猶不如留此爲而翁買酒飲。較勝也。某司事長跪俯首。愧涕不敢置答。

少頃。老人復顧視而笑曰。卽如此釋爾去。不太便宜爾耶。雖然。而翁善心人。觀爾搖尾乞憐狀。良弗忍。遂謂二漢曰。縱之。

某司事聞此。如奉赦罪之恩。綸乃大喜。方欲起立。老人忽疾喝曰。狗毋動。某司事大驚。復跪。老人徐曰。吾觀爾固衣冠而禽獸者。非人類也。非人類而著人類之衣冠。良不合宜。褫去之。又顧二漢曰。褫之。然後縱之去。

二漢直前褫其衣。上下俱盡。祇剩一衫一褲。穀竦拳伏其狀。大類就割之豕。已而一人啓門。一人捉之。起如捉一雞。直趨至梯頂。釋手力推之時。足趾尙未着地。被推遽仆。身如輓轡。從空倒撞而下。既及地。頭開血出。鼻紫面青。痛極幾暈。掙扎移時始起立。遂亦不復顧痛楚。捨命力前。從黑暗中摸索得室門。踉蹌奔出。

且行且思曰。噫！此明明彼少年之屋主。人以懷恨。故設就此美人局。以陷我耳。恨我不察。致受此大虧。此怨此仇。不可不報。又思曰。彼廳前小齋中之二煙客。開燈私吸。此時固尙在也。吾曷不更往掩捕。但攫取得一證據物。即可牽連而懲辦之。藉以一洩我胸中之怨恨。

思至此。更急急前行。既至。則見空空洞洞。惟剩一屋。在彼二煙客無在也。屋主入。

亦無在也。卽燈槍諸具亦一不之見。渺然更無蹤跡之可尋。

某司事至是。椎胸頓足。旣憤且羞。而莫可如何。於是忽忽至門。覓取二同伴以出。旣出門。門內忽有一人探其頭於外。笑呼曰。某師爺可賀哉。賀爾發財矣。倘他日更想發財者。則還請早臨。

言已長笑一聲。縮其頭門亦遂闔。

記者曰。吾聞之。某處禁煙局司事。嘗大索民間煙槍。聚而焚諸市。市人見者。咸嘖嘖稱歎。而不知其家中所匿存之象牙翡翠諸貴重之槍。纍纍焉。且不可數計。每私運之滬。而售善價焉。蓋自各地禁煙局之設。而地方無賴。往往夤緣其間。得挂一名。充一職者。卽四出而敲詐人民。視爲生財之藪。旣得財。輒又縱之吸食。不復過問。不然。何各地禁煙局林立。而城鄉市鎮中。私設燈以售吸者。比比而是。若輩且熟視之。若無覩也。俚諺云。強盜遇了賊。若某司事者。蓋似之矣。吾記此事。畢不禁爲引一大白曰。快哉此打。



香囊記

指 嚴

杭。州。西。湖。風。景。名。勝。甲。天。下。六。橋。三。塔。間。韻。事。豔。跡。輒。膾。炙。人。口。焉。梅。嶼。有。小。青。之。恨。孤。山。留。處。士。之。情。斷。橋。誌。怪。雲。雨。荒。唐。天。竺。留。香。裙。裾。彷彿。而。黃。土。一。坏。埋。香。埋。玉。尤。以。蘇。小。墓。爲。最。著。昔。袁。隨。園。丰。裁。俊。逸。才。名。噪。宇。內。而。錢。塘。蘇。小。是。鄉。親。之。金。石。文。字。傳。播。藝。林。詎。非。百。年。佳。話。足。令。湖。山。生。色。耶。秋。雨。迷。漫。獨。居。岑。寂。每。一。念。柳。浪。之。鶯。花。港。之。魚。三。潭。之。月。不。禁。神。往。適。好。友。某。生。沽。酒。相。過。縱。譚。舊。事。乃。知。風。流。奇。遇。正。在。湧。金。門。外。不。讓。古。人。專。美。也。亟。錄。存。之。謂。他。年。將。續。志。餘。之。尾。某。生。聞。而。索。觀。軒。渠。不。置。

天。竺。香。市。恆。在。鶯。飛。草。長。時。裙。履。舟。車。之。盛。幾。蒼。東。南。數。部。之。人。物。而。一。一。檢。校。之。恐。槐。黃。杏。豔。鬻。集。名。流。無。此。熱。鬧。也。就。中。金。闔。佳。麗。南。部。烟。花。金。粉。六。朝。吳。淞。煙。月。一。時。尤。物。穠。纖。畢。萃。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惟。斯。湖。斯。時。足。以。當。之。無。媿。是。以。選。勝。清。流。尋。芳。韻。士。亦。於。此。時。一。勞。游。屐。爲。遣。興。消。愁。之。舉。或。筇。輿。迎。母。或。

畫船載婦更有挈桃葉桃根磯頭喚渡者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文人好事偶一爲之當亦佳士所心許也吾友某生遂於此時得少佳趣演出奇情足供塵話已

某生自號雪漁琴川世家子也年弱冠小試輒冠其曹丰姿秀美朗朗如玉山照人椿蔭早凋萱堂亦女學士知書多才思畫荻之教卽生之家學淵源也中饋人才色駢稱脂粉簡編出閨中手畢者戚儔爭嘖嘖焉故伉儷綦篤生之先世固顯者祖曾爲京兆尹至生雖少式微而牙籤錦軸骨董珍藏者猶值數萬金生嗜吟詠工駢儷文暇輒與家人相唱和家僮掃徑侍婢賣珠意豁如也從父兄弟凡四類駸蠢不事事中有桂笙者尤爲下駟生始猶規戒之旣而桂笙輒反曆稽遂不復過問桂笙嗜博及漁色鄉里微具姿首者無不思染指家聲之墮生常引以爲憾生母益爲殷鑒督生嚴甚故生之謹飭自重束身圭璧雖者宿蔑以過也無何生母以抱孫故欲藉我佛廣種福田聞天竺靈隱間多優婆夷作選佛場乃欣然語生欲於鶯花熱鬧時令生追隨前往於是生有蘇杭之游

闖門過去盤馬路一樹垂楊一畫樓自昔姑蘇臺畔久號繁華桃花名塢採蓮有  
 涇豔事流傳香生齒頰故凡慘綠少年怡紅公子經斯地者莫不尋幽別徑訪豔  
 東家探鄧尉之梅花拜虎邱之法石生既從母至蘇僑寓金閶左近留園古樹天  
 平萬笏一一領略老母欣然色喜生亦興會淋漓久而忘返嗣老母以入城訪戚  
 某因被款留生遂與某戚子縱游山塘間漸及花叢名姬瑤華閣者由滬而蘇色  
 藝甲儕偶生頗悅之然母命在耳不敢肆也奈瑤姬脈脈含情盈盈隔水且琵琶  
 一曲哀感動人生不覺神奪姬因詢生家世品格於戚子戚子聳諛之姬欲戚子  
 紹介託微波以通於生戚子不可且語之故姬爽然自失既而若有所觸因告戚  
 子曰妾墮風塵煙花賤質耳誠不可以浼君子雖然心非木石寧得忘情妾固已  
 矣有妹曰綠雲者寄居姨母處錢塘門外小小鄉親雖不能吐豔紅樓耳垂明月  
 亦儼然待字之明珠也得侍某君實爲佳話不識某君亦有意否戚子以語生生  
 不能無動因索肖像矚之秀曼罕儔神采絕世果如其姊言乃大惑商之戚子以

達。瑤。姬。瑤。姬。乃。曰。君。果。有。意。亦。屬。不。難。妾。作。一。緘。君。自。按。居。址。索。之。必。可。得。也。且。請。勿。爲。殷。洪。喬。必。如。柳。毅。之。於。洞。庭。君。躬。自。往。叩。始。可。通。問。訊。否。則。緣。分。殊。慳。妾。亦。無。能。爲。力。也。戚。子。受。其。書。以。告。生。生。喜。願。作。寄。書。郵。

驪。歌。三。唱。生。以。迫。萱。堂。之。命。驅。車。停。車。場。側。待。汽。笛。發。聲。行。歌。去。去。矣。戚。子。及。瑤。姬。潛。出。城。闈。僞。爲。送。客。潯。陽。者。生。顧。且。登。舉。手。中。巾。示。意。瑤。姬。掩。淚。遙。送。之。嗚。嗚。入。耳。瞬。息。展。輪。生。倚。窗。眺。矚。直。至。人。影。模。糊。始。收。視。返。聽。侍。母。而。坐。母。以。爲。貪。看。風。景。不。之。覺。也。徐。語。生。曰。今。日。風。勁。嫩。寒。戟。膚。兒。亦。目。眦。赤。矣。得。毋。爲。封。姨。所。刺。激。乎。生。內。媿。難。言。唯。唯。而。已。

生。與。母。之。乘。汽。車。也。蓋。先。抵。滬。濱。擬。復。由。滬。乘。車。赴。杭。舍。舟。而。陸。實。有。兩。種。因。緣。一。春。申。浦。上。小。作。勾。留。十。里。洋。場。之。繁。華。景。象。藉。可。一。覽。吸。收。二。則。汽。車。安。便。而。速。非。若。輪。舟。之。須。越。宿。乃。達。故。決。意。繞。道。吳。淞。且。豁。眼。界。然。此。時。生。母。意。念。輓。轡。於。腦。影。際。者。則。以。爲。滬。濱。花。月。慣。惹。閒。情。雖。快。婪。尾。之。游。時。切。春。冰。之。懼。故。曾。參。

驂乘五子御母生遂不獲跬步離豈知生意固別有在馳道邊庸脂俗粉本不屑  
 一盼且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一吟曾經滄海除却巫山之句乃知閒花野草目簾  
 中固未嘗留一點餘影也以故六街映碧十丈軟紅等閒車水馬龍隨人徵逐而  
 一日三秋大有去休之想徒以老母尙喜熱鬧樂此不疲迨高年倦游幡然命作  
 圖南之計則已十日春光輕擲於黃浦潮頭隨流東去矣  
 湖山名勝今古不殊而市場則滄桑屢變甲午以來東瀛島國一躍而席戰勝餘  
 威締盟修好遂開腹地互市餘杭片地琛賚頻來而錢塘門外頓增熱鬧矣生乃  
 奉母暫駐簷帷於拱宸橋畔至明發始賃輿入城行先訪諏故舊存問戚串約又  
 虛擲三日始作游湖之舉出清波門領略柳浪聞鶯蘇堤春曉諸名勝蘇祠林墓  
 一一探訪至葛嶺高峯則婦女謹謝不敏生因得請於母願獨窮其勝焉戚某者  
 生之總角交也侶生行生不得已告以故某欣然願爲導師生因取道拱辰橋西  
 飛青鳥好事近矣適戚某以家事羈遲不獲踐約生不能耐乃爲探險之獨行家

枇杷門巷。明暗易迷。況爾時之意。中人者。更僑寓淨持之所。桃花洞口。固未許漁  
 郎問津者。耶。生以陌路蕭郎。忽作探花使者。其更難得要領。不言可知。躑躅再四  
 研究。手中函札。所謂某里某號者。詢問頻仍。無人知曉。路人見生秀美。衣文繡。俱  
 目爲獵豔人也。彷徨道左。共諧笑。而揶揄之。生大窘。欲返。忽一半老徐孃。貌妖冶  
 而神致蒼勁。素衣天足。似箇中所謂侍兒房老者。插言曰。公子問綠雲姑耶。儂固  
 知之。盍從儂行。生大喜。絮絮詰綠雲狀。徐孃笑不答。輒曰。至卽自知。曲折導生行  
 至一門巷中。止。生顧視之。藤花垂戶。草色侵簾。幽人宅也。視其所標號。數殊不與  
 函筒符合。覘然語徐孃曰。得毋誤耶。徐孃笑曰。佳公子。何膽小如鱗哉。今落煙花  
 陣中。帝網重重。恐不得出矣。生知其戲已。亦笑答曰。身入瑤光寺中。羣雌粥粥。自  
 謂司空見慣。敢令紅粉笑人。不見綠雲。吾必不還也。徐孃笑謝之。須臾入室。  
 麝蘭香溢。環佩聲過。一靚妝之姪女。出圓姿。替月暈臉。飛緞居然。殊色也。生目眩  
 神迷。幾爲所奪。然因精采惑亂。未及將函札陳遞。木立堂中。不知所對。忽嚙嚙鶯

聲刺入耳。鼓若曰：公子來自金閨耶？吾姊瑤華曾相識者，無恙耶？生方如夢醒，舉目諦視，貌雖豔麗，殊非廬山面目。蓋肖像猶赫然映腦際也。低徊間，忽轉念曰：此亦可兒勾留片刻，良不作惡，不如容忍之。更圖他隙，解脫亦易耳。乃調笑就坐。女多方奉，屢探訊。函札生言，偶遺行李，中未及取也。女無如何，既而命酒調箏。當筵一曲，生亦紙醉金迷，頽然不能自持。送客留髡，竟不待崔護重來，已占入幕之賓矣。

翁醉之意不在酒，乃在山水之間。生雖軟玉溫香，沈沈夜漏而不忘者，乃別有在破曉而起披衣欲去，忽一小鬟應聲入，蓋執盥漱之具而前者笑靨雙圓，芙蓉向臉，宛如蜜蕊嬌香，依人作態者，生不覺失聲曰：是非綠雲耶？鬟笑不答。女驚起大詫曰：公子何故鍾情至此？語次似有妬意，生強解之曰：非也。伊姊與吾有舊情，再四相託，稍加青睞，是以不能漠然耳。時昨日之徐孀亦入，始自陳爲伊姨母，因此豸不願入煙花，身爲骨肉，至親何忍相逼？遂亦安之。昨見公子求之若渴，恐妮子

塘突姑遺養女碧霞代之。今晨入侍聊試公子之目光。不謂竟賞識非虛也。幸公  
 子恕罪生大喜。過望乃略詢緣雲蹤跡。緣雲含笑不語。及其姊關切處。淚皆瑩然。  
 若甚感動者。問其年才學。裁衣耳。乃與之書略能識字。佯爲不知。塞香囊中。徐問  
 曰。公子語音殊不類蘇人。殆僑寓吳門者。生曰。吾游歷耳。緣雲覩覘良久。曰。今日  
 公子盍留此手談。吾尙有語奉告。生曰。何不速語我。而羈留我。緣雲微笑不語。  
 鸚鵡前頭。舍羞不語。美人心事自古已然。生知緣雲有不能遽語者。乃不復詰。相  
 對移時已而。緣雲叮囑而出生。爲暫留。旣入局。卜晝卜夜。久之。乃懇碧霞捉刀。自  
 入密室。覓得綠雲。強之軟語。始知綠雲寄居於此。固以侍兒蓄之母。早世姊適匪  
 人。乃致墮。溷今亦歌離鸞寡矣。姨夫嗜阿芙蓉。又不事事。遂爲此花底生涯。綠  
 雲語時。淚盈雙頰。生慰藉之以羅巾。爲之拭。泪問意。將若何。綠雲泫然曰。吾姊有  
 心人。今以函囑公子。蓋非無意者。兒居此終日。如坐針氈。公子能援手如天之福。  
 可託。言函中語。挈兒至蘇臺。與姊相見。屆時自有商榷。幸勿疑兒爲嫁禍也。生聞



其語淒婉。惻然動念。乃允其請。爲之訂期而別。越數日。生母將歸。行裝發矣。生耿耿不忘。綠雲覓隙至其處。則桃花人面空悵。春風欲詢諸姨。僉云往蘇未返也。生奉筭輿至拱宸停車場。登車遽返。棖觸前情。不覺淒然寡歡。自念綠雲齒穉。情多人間。絕少胡爲。忽而爽約。意者先往蘇耶。抑爲他人所忌。故匿之他處。以敗吾好事耶。噫嘻。從此人海茫茫。何時復見。殊令人不能自解。杭滬三百里間。皆相思徹骨地也。無何。又居英法馳道間。逐逐閒游者累日。生以清和首夏。再過蘇臺。戚某猶待於逆旅。把臂歡然。旣而酒酣耳熱。因言杭戚某事。生不覺瞿然。不待詞畢。輒捉戚某偕往。訪之。至則玉人宛在。合浦珠還。綠雲赫然同室焉。戚自謝曰。爲君作昆侖押衙。幸不辱命。生笑謝之意。雖惡其儂薄。然無如何也。乃挈綠雲寓之他館。不令老母知。綠雲願歸其姊。舍生是時。已有意納綠雲。而疑其不貞。急欲一試其品格。因黹之宿別館。綠雲含泪語生曰。賤質得偶君子。何幸如之。然雖小星自喻。實命不猶。尙願爲終身之託。不願路柳牆花。任人攀折也。生屈意謝之。旣而詞。

間微露戚某同室意綠雲曰君爲是耶遂不復語

疾風勁草凌寒獨秀不經盤錯曷以知英賢不遇狂暴曷以表貞烈綠雲爲杭戚某所給而竟未失身生不覺大奇之絮詰其繇綠雲曰當君去時某已竊聽語氣越二日忽來語姨曰君意挈綠雲返蘇姊函中語意如是君以母命不可同行囑某先以舟至吳門待於候館之下今舟車備矣願速往姨素稔其閥閱且與君至戚也遂許之然終不甚信偕之至蘇中道屢以非禮相挑兒死不從某恐聲揚貽羞故未獲遂今聞君至遂不復相黷姨實於昨日返杭耳姨亦愛兒甚故願兒得佳偶而不欲迫以風塵事不然殆矣生聞之甚佩綠雲之有情有識年未及笄雖大家子亦難之而況此豸

綠雲又語生曰兒父灌園叟也培紅栽紫摘豔薰香猶昨日事母早逝父於前歲見背今園廢矣昔人詩云草竟長於我花還開向誰每念家園不覺涕零也君旣琴川宦裔虞山風景雖年曾一領略今夢魂猶繞其間他日得侍君子於別墅斗

室數楹。湘簾。棐几。庭外責兒。手灌盆花數十本。必能供君暇時賞玩。花開解語。酒借澆愁。兒雖寢陋。尙或可比。樵青入竹林深處。與君徜徉。晚節君夫人闔教所及。兒自能安之。終不貽君子羞也。生心矜其言。申以盟誓。約暫居姊所。奉母返後。買棹相迎。

生既歸。琴川終不能忘。綠雲然慈訓。素嚴未敢一請。生妻故婉淑。私以意探詢之。大加憐憫。願爲之請於姑。生且止之曰。吾既抱子而忽納小星。萱堂之不見。尤自在意中也。因遲遲不敢發。綠雲時寄私函促之。其詞怨而不怒。蓋皆手自揮寫也。且云。別君後。益致力於書。能作小詩。他日從君。當更有進。賴姊情重。質衣以助。吾澆。裏然力竭矣。幸君垂憫。生得書大感。乃自至蘇。訪之。悉其狀。挈之歸。琴川暨匿戚串。家生暇輒往。寄宿情好彌篤矣。

一日。生披襟吸淡巴菰。與閨中人閒話。忽肘後一香囊。搖曳時露。時隱。閨人索視之。生以閨人早知。端的不須祕密。乃摘示焉。囊係織絲所成。精細。魚珠。常品刺繡。

描繪所不逮也。織紋作雙鴛毛片彩色。如生波光與荇藻一絲不亂。閨人歎賞久之。不覺大爲感動。曰：以此美才。久淪於外。妾實不忍。且人疑吾不德。何君不敢啓齒。妾將自請於姑。如何。生不語。生妻乃以質明入姑室。

太夫人忽召生入。聲色交厲。曰：吾日望子讀書攻苦。顯親揚名。今狎勾闌中人。妄想引狼入室。以術愚婦。令爲說客。并欲愚我。其如盡墮家聲。何子罪大矣。盍速改悔。子不念汝父見背時。呱呱在抱。吾含辛茹苦二十餘年。始獲有今日。子七齡時發天痘。疾幾危。吾禱於神明。日夕長跪。庭中夜不得眠。寒氣襲衣。袂手指皸裂。但祈子無恙。克繼汝父之志。吾雖死不恨。今兒耽逸樂。漁色獵豔。一旦破家。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語時悲從中來。泣數行下。生亦長跽而泣。生妻抱姑膝。以淚溼前裙。裾爲之變色。生膝行而前。泣言知悔。生母乃徐取香囊視之。泣而言曰：吾非不憐此女之不遇也。然保家事。大吾必爲子善遺之。乃命肩輿往戚串家。戚串不意太夫人之猝至也。匿女不及。太夫人曰：否。勿匿。吾已知之。匿亦無益。吾今乃善

遭之綠雲聞太夫人言亦亭亭出拜

太夫人曰我兒誠美才色藝德性俱佳然公子年少倘以纏綿兒女墮其家聲我兒明慧此以德爲怨之事當不肯爲也且公子伉儷篤媳婦甚賢淑倘以兒故間其恩情令一家受不睦之影響則我兒受敗家之惡名矣我兒韶顏穉齒儘有出頭地幸勿害公子以壞一己之名譽也我兒行矣今與兒百金以壯行色自當努力前途勿以公子爲念斯時太夫人於嚴厲之中寓悲哀之意令人聞之不覺感媿交并嗚呼綠雲之痛苦肝腸寸裂矣

綠雲忽收淚正色而前曰太夫人以保家正誼逐兒兒敢不從況語出金石哀感動人兒亦人也徒以一時情欲致累公子雖然富貴在天死生有命兒雖不肖嘗讀書識字具有天良安肯妄冀非分而敗人之家世以自快耶自今以往兒請與公子絕力自遏制杜公子愛慕之念以贖前愆太夫人教兒之德感且不朽兒往矣百金所不敢受取十金爲行資已足語畢乃拜太夫人及生夫婦手提太夫人

所給之香囊。出九十金。陳儿上納十金。其中揮淚登輿。默然而去。翩翩倩影依然。嬌鶯乳燕。耳生不覺。飲泣太夫人。亦太息不已。

逾年。生有事至吳門。思慕綦切。乃一訪其姊舊宅。姊適人矣。詢及妹。云在滬。某戚串處。爲針黹傭。月得薪金。自給勸之。適人不願也。人或有挑之者。輒峻拒。不從。或黷之。不已。則痛哭失聲。疑其有心疾。不敢復與之語。故至今猶以十指餬口也。生聞之。傷感不已。然以母命。故終徒呼負負也。

又逾年。因事勾留滬上。徵花貰酒。興高采烈。故事幾忘之矣。忽一媪捧雛姬入座。相顧錯愕。則媪固綠雲姨也。微語生曰。不憶香囊乎。香囊中貯十金。今猶在也。生心大動。恐友人聞之。問訊顛末。因亂以他語。僞爲問媪住址者。悉其處。席散從之。往至則姨固在。而綠雲終不可見。強之再四。乃在窗間傳語曰。兒不可見。君太夫人戒。幸君弗忘。他日苟有可以贖兒罪者。則兒固君之人也。進退唯命。若今日則尙非其時。君幸速去。勿重吾罪。更欲有言。則寂無聲矣。姊妹行共出。揶揄之。生不

能忍踉蹌而出。

明日忽郵致一械函尾署待罪妾綠雲謹呈書略言妾自琴川返蘇此時苦痛之情無異死囚押赴市曹卽受大戮又如嬰兒忽離乳母抱送異鄉生何爲哉死亦無益想君之多情亦同此難堪也然妾苟爲尋常女子者寧不可以私致君使君母子乖離夫婦異志妾非不忍爲此也惟自念罪已大矣前生冤孽不知積得幾許故沈淪下賤飽受磨折今又種此惡因必將萬劫不復且又何心累我摯愛之情人受種種苦趣祖父家聲創之百年而不足子孫荒佚敗之一日而有餘妾雖女子尙有志氣不願以私情敗公德也假令妾爲男子亦當轟轟烈烈做一場大事業誰願以兒女情長竟致英雄氣短哉嗚呼一息尙存此生或者有望但使君能自立早日成名則下陳之充當不少一女子之噉飯處若其貪戀煙花牽惹風月妾永願見君之顏色矣言盡於此各自努力妾死不食前言君亦勿存疑竇生旣得書與閨中人互談歎憤期必致之惟待母命之允許而已曾再往姨處探

詢。則。云。前。日。首。途。已。赴。漢。皋。諒。俠。骨。柔。情。白。首。自。矢。終。不。爽。前。此。之。信。諾。也。雪。漁。生。亦。恆。以。此。自。勵。不。日。功。名。成。就。當。可。遂。俠。女。子。之。素。願。云。

獄卒淚

悵 盒

刑。訊。之。慘。其。作。俑。於。秦。乎。趙。高。誣。李。斯。下。獄。吏。榜。掠。千。餘。遂。誣。服。自。是。獄。吏。之。威。累。代。如。出。一。轍。鄧。寧。鷹。鷲。張。趙。鉤。距。炎。漢。仁。風。因。茲。斲。喪。武。嬰。據。位。酷。吏。當。陽。而。定。百。脈。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之。新。名。詞。連。篇。累。牘。而。出。之。其。虐。可。知。矣。不。謂。輓。近。世。刑。私。之。慘。則。非。特。助。紂。爲。虐。且。益。以。青。出。於。藍。於。是。衙。亭。廨。舍。之。旁。皆。血。肉。橫。飛。之。地。私。幽。閉。禁。拷。掠。凍。餓。無。所。不。至。必。飽。其。欲。而。後。已。雖。有。健。者。偶。發。見。而。摧。鋤。之。然。靳。難。得。流。毒。且。徧。天。下。焉。噫。新。刑。律。未。頒。而。舊。刑。訊。加。厲。此。時。之。民。蓋。如。晉。師。渡。河。舟。中。之。指。可。掬。無。有。倖。免。者。其。哀。又。可。知。矣。

老。獄。卒。某。者。過。來。人。也。生。平。所。見。奇。刑。怪。具。備。極。慘。惡。指。不。勝。屈。而。爲。余。述。數。事。亦。足。見。酷。吏。惡。胥。之。一。斑。也。老。卒。自。言。少。年。時。爲。某。縣。獄。卒。奔。走。好。事。每。訊。案。必。



求竊觀焉。新令某公者，著名用法嚴酷者也。先數日，聞老前輩與獄囚言，活閻羅至矣。早豫備，毋自苦。聞者皆股栗或嚶嚶泣。欲先覓死，蓋某公固老州縣獄囚。中有自他處移解來者，則已飽嘗風味矣。至之日，例必先提數犯，試行敲扑，拶夾。謂之祭堂，亦謂之試刑。其扑責鞭背，動以千計，而拶夾亦以暈絕爲度。是日幾斃者二人。然談者謂此特例刑，其心得之妙法，固猶未一見。余爲之舌橋不能下。無何一老犯當審劫案也，刃傷事主不肯承。某公指揮宜用天平架堂上一呼堂下百諾，以立板緊縛其手足，如大字形犯，殊不呼號，少頃暈絕矣。一噴而醒，縛稍弛，乃以硫磺紙吹薰其鼻，犯稍呼，暑然猶不肯承，乃撤去旋出一木桶，使兩人昇堂。下有白鐵管數丈盤繞其中，管中空而有節，節間寸寸斷，可如意旋轉。屈曲一人挈其端，一人理而擲之，銀鏘有聲，委於地。若長蛇然，旣理訖，某公叱以此管旋繞犯身，短繩縛之，層層縛節，節通而管有三端，一端置犯口中，一端插入犯之穀道，一端上向布置訖，乃命役取火鑪及水銚，至起火煮水，水沸乃從向上之管。

端注。入。約。一。小。時。許。水。始。滿。而。犯。者。腹。膨。亨。氣。咻。咻。然。去。死。不。遠。矣。始。命。去。口。一。端。噴。醒。焉。犯。者。已。不。能。言。問。肯。供。否。犯。領。之。乃。以。大。鑊。置。其。前。使。犯。覆。臥。而。於。穀。道。一。端。抽。其。水。水。盡。良。久。犯。始。能。言。哭。曰。吾。實。未。經。此。苦。願。承。矣。蓋。熱。水。浸。灌。兩。端。肝。腸。焦。灼。氣。息。僅。屬。又。急。切。不。得。死。較。他。刑。尤。不。堪。恐。其。復。用。遂。自。服。定。讞。焉。余。詫。爲。得。未。曾。有。

一。日。又。傳。言。將。用。新。刑。所。訊。者。乃。姦。夫。婦。謀。殺。本。夫。案。也。俱。呼。冤。不。服。謂。係。夫。弟。謀。產。誣。陷。然。前。任。已。定。讞。輒。翻。供。上。憲。意。指。爲。狡。猾。無。平。反。理。某。公。乃。呼。姦。夫。先。上。略。問。數。語。呼。冤。之。聲。又。起。某。公。曰。聞。爾。善。忍。刑。今。活。閻。浮。至。此。尙。敢。爾。乎。命。取。鐵。練。火。炙。之。乘。熱。使。之。跪。其。上。兩。膝。焦。爛。慘。聲。動。屋。瓦。仍。不。服。乃。出。鐵。絲。針。編。成。之。衣。一。襲。如。蓑。衣。狀。置。爐。中。略。炙。令。熱。突。披。上。犯。者。之。身。針。尖。着。膚。如。千。萬。火。星。刺。激。畏。痛。避。縮。則。針。入。愈。深。又。令。役。人。於。四。圍。小。敲。扑。之。輾。轉。牽。率。如。蛇。噬。如。蜂。螫。手。縛。不。能。脫。慘。苦。叫。號。之。聲。令。人。目。不。忍。覩。忽。叱。脫。去。鐵。衣。宜。速。不。宜。緩。兩。役。

人力振之。則膚肉星星。隨針起落。徧體血暎。成萬點。小桃花役人。俱掩面不敢正視。問供否。不供。則再服犯者。顛聲言願供。乃呼姦婦上言。彼已供矣。爾如何。姦婦仍呼冤。某公乃命以鐵絲一枝。爇爐炭中。至熾。先袒婦乳。使乳頭上向。然後以鐵絲刺入。每刺。則呼聲如被割之豕。銳而惻。聞者無不下淚。某公怡然問供否。三次刺。則婦亦供矣。余心悸甚。夜夢嚙。輒作惡聲。遂不敢復往觀者。匝月。

某日。又聞有新刑。不覺技癢。則亦一謀財命案也。犯者年僅十五六齡。白皙而美。見者莫不惋惜。然年雖少。能忍刑不服。已供而又發回矣。某公怒且曰。吾憐爾年少。故減撻。掠今爾不承。是自求禍也。毋怨我。乃昇出一物。如織布之機。床狀。凡四柱。頭各有皮帶。柱頭皆作半月形。以犯者兩手及足。並入半月圈中。抽其皮帶。則半月圈漸緊張。而手足指聚成一族。身胴團曲如蝟。帶愈抽。指趾愈擠。軋垂斷矣。而體段楞空。呼聲如小羊。目翻舌出。死在呼吸命弛。其帶指趾驟脫。體突然墜。如土委地。暈絕矣。良久而醒。哭聲雜喘。嘶聞者毛髮皆戴。而官獨陽陽如平常。余遂

出聞此少年頗冤抑。然官慮其翻供。罪及承審官不之顧也。

余歸而語同儕。有老捕役者。聞余作哀痛語。目笑存之。且曰。子誠初出茅廬耳。凡事少見多怪。此公特書生習氣。何足爲異。子蓋入獄日淺。又值某老哥之忠厚長者。故如游佛國。將終身不見兵革耳。明日子無事。盡一觀敝處之規則乎。余唯唯。所謂某老哥者。余叔也。夙持公門修行主義。個中人皆稱爲好好先生焉。家貧子已改業。常謂此業非可保。家長子孫者。且誠後輩以存心向善等語。蓋古君子也。一日老捕役約余往。余從之行。至其處。非彼所居。亦非他人所居也。彷彿如公司狀。有同事者數人。門有守者。見老捕至。垂手請示焉。語含糊不可辨。余亦不甚注意。既入一斗室中。犯者三五縱橫。狼籍正喘呼劇痛。室中四圍無窗牖。暗溼殊甚。細細諦視之。始見所謂人犯者。乃用巨繩反縛其手足。以胸腹着地。而手足反繫處。更以巨繩總結其端。上懸梁間。再由梁間引入別室。胸腹下有薦以蘆編之席者。有并此而無之者。蓋卽能納賄與否之小分析也。犯每一呼。曷則知係別室引。

繩使高犯身離地兩手兩足及髮辮皆受重力壓吸故不能勝任痛極而號繩弛則仍貼地故時號時止也余意悵然問此係何等犯則云竊賊余復問此刑何名則曰人之手足拳曲如市中所售餛飩然故名曰扎餛飩少頃復入一室室更狹小犯者止一二人中爲柵闌四圍約如站籠特不同者站籠以首領承其收束之口而此則以腰圍兩臂塞其所容之窟也第見犯者兩手脅張欲攀躋而上而上有頂格僅能壓頂而止雖有巧者莫敢如何然余絕不解何以號痛若此及上下審視始知號痛者皆拳曲其足雖有拄足之厚磚而犯者輒不敢一蹈因叩其故乃以鐵磚熱熾置其足下逮萬不能復懸空獨立如羽化步虛則潛入熱熾之鐵磚令其一插足而趾皆毀爛其呼聲較之扎餛飩尤爲悽慘萬狀余不能久視匆匆出室老捕謂余曰子視此踏金磚之法較之某公百川通之法如何（百川通者卽以沸水注入白鐵管中令人焦灼）余蹙然不答

旋轉入一破園四廊皆以木片支隔屋瓦已穿用編蘆之席爲承溜蛛網蜂窩縱

橫。楹。角。庭。外。多。老。槐。禿。柳。擁。腫。拳。曲。異。常。所。謂。不。中。繩。墨。者。也。樹。下。穢。物。儲。積。園。圍。雜。陳。其。殘。穢。時。及。廊。畔。臭。味。差。池。令。人。聞。之。輒。作。三。日。惡。及。廊。盡。得。一。小。屋。不。足。二。楹。而。人。犯。錯。雜。其。中。則。皆。女。子。也。余。不。欲。入。觀。喪。人。廉。恥。而。老。捕。則。嬉。笑。徘徊。若。不。忍。卽。去。焉。余。艷。然。掉。臂。游。行。卽。欲。他。矚。老。捕。黝。之。不。聽。余。行。

忽。一。老。媪。及。中。年。婦。人。互。獻。殷。勤。迎。老。捕。入。談。他。事。良。久。老。捕。突。問。曰。昨。宵。若。人。來。乎。老。媪。笑。曰。餓。鬼。升。天。又。安。肯。不。來。彼。牀。頭。人。不。知。若。何。寢。陋。乃。見。一。婦。女。無。不。嘖。嘖。稱。羨。且。日。夜。必。思。所。以。遂。願。者。何。貪。蕩。至。此。老。捕。笑。曰。彼。嗜。此。如。飲。食。山。肴。野。蔌。正。藉。供。點。綴。耳。余。思。婦。女。不。幸。至。此。間。一。切。舉。動。直。已。暗。無。天。日。卒。之。虎。狼。吞。噬。無。可。倖。免。亦。足。哀。矣。

老。捕。復。與。中。年。婦。媪。喁。喁。不。肯。卽。去。余。佇。立。待。之。雅。不。欲。留。意。其。語。也。然。好。奇。之。心。終。不。可。遏。耳。神。經。又。馳。入。其。壁。矣。中。年。婦。曰。彼。雌。昨。於。八。句。鐘。時。已。鞭。背。至。千。雖。納。賄。求。輕。減。而。爲。官。何。等。嚴。急。親。來。檢。視。不。容。朦。混。且。彼。老。明。言。定。須。飛。出。血。肉。

乃可於是一時執杖者或斥或革池魚殃及衆皆惴惴實則彼雌之背肉已腐矣十時後始送來若人亦卽至欣欣有得色旣入卽向彼雌廝擾彼雌謂吾背若此尙忍相煎迫乎若人竟不顧彼雌背肉殊腫潰數日不收若人頗畏懼今正延醫治理也中年婦語已老捕乃內指曰盍容我入內一觀語時已入余亦隨之後更有小楹數間見衆婦女隨意游散頗不若男犯之慘苦有二人呻吟伏榻不能起卽頃之所謂憐閔者他婦女或樂不思蜀或奔走求媚皆若人者於黑幕之間肆行其慘惡之手續者也余駐足外楹不欲入內故但聞聲而已所謂若人者惡役某也。

余促老捕卽出老捕斜睨而唏曰少年畏老婦耶冠已過矣尙覩覩何爲且語且出更轉入曲徑又得一祕密所地極荒穢老屋欹斜欲墮中惟四壁支柱絕無窗牖兩柱間俱縛一犯縛處頗高約出其人頂上而上壓一棒令俯其首下煨槽枘火勢炎炎犯者手足皆不可動一惡役增槽枘時噓其燄火一颺煽輒大呼號龔

者所見之踏磚猶偶一入焉而非常時相逼今此薪傳能縣延十六字（連類語）而實三四字可了之曰薰田雞又曰元寶迴爐然火毒攻心太久則仍須致死余乃掩面而出問老捕曰此等犯重刑在身似宜閉置獄中安得輕易至此設長官者遣役提犯而忽知在此掠治是可危矣彼小人雖詭詐百出獨不畏私刑勒贖之罪乎老捕笑曰待吝嗇者用敵體不如是不足以消耗其造孽錢也爲之太息者久之自是不敢復游法庭及私禁處者幾匝月

暇語余叔父好好先生并言國家用刑何等矜慎且自有成例在奈何濫逞淫威以爲民望不肖胥役竊其餘緒而爲厲益甚焉必有仁人者出革其澆風汙俗方足共見太平不然一刑訊一私刑足以敗壞天下而有餘矣叔父大奇之以爲余宗旨非常不宜爲賤卒乃乞貸親友令余讀書焉余喜不入狴犴目擊情傷正洽素志無何叔父逝世而余又不得不以暫攝舊職箸然自是余益有與噲等爲伍之心矣



是時余掌獄禁助役者頗能受化無敲扑挾詐等惡習猶叔父之遺風也而胥役等目余爲迂樸不知取財法皆擯不與余交余亦樂其疏遠可自全本色也遂不與彼等過從一日偶過新充役務某處聞呼號聲入視則一人呼曰小好先生速來一觀新刑具小好先生者因余叔父好好先生而續名之也余默然走觀不覺心酸淚下自此誓不過某役室

蓋某日余所見者爲嶄新之私刑名曰吊打獨脚魁星先用一竹槓子橫梗於柱上或以他物度閣槓之兩端使不下墜然後以巨大繩索將犯人兩手反縛繩之兩端俱繫上竹槓子更取其人髮鞭由竹槓上繞過下以短繩相接而攀其左足使相牽掣再以繩從左足大趾繞過令其懸空着力繩之端則以巨石爲墜使其人離地約二尺許前頭因手足苦痛時形翹起則以遺穢之具懸於其領時有人便溺其中令彼飽嘗風味特遣一人時時以小棒打之其人負痛則止一右足着地左足大指被加重巨力欲墜人犯大譁然不敵虎狼之役也余婉勸正言之俱

笑。諷。不。聽。余。快。快。而。返。聞。卒。詐。得。金。數。百。圓。云。

余。自。是。遂。并。辭。獄。卒。而。謀。得。一。書。局。校。勘。職。焉。因。余。曾。讀。書。故。也。

悵。盒。曰。刑。訊。至。今。日。而。未。已。官。司。之。不。能。遵。守。國。家。法。度。其。弊。害。尙。可。言。哉。赭。衣。載。道。呼。囂。滿。堂。過。其。邑。者。十。人。而。九。如。是。則。改。良。之。望。安。在。今。各。省。設。高。等。審。判。檢。查。矣。必。有。掃。蕩。澄。清。之。日。則。老。獄。卒。之。淚。庶。幾。其。可。乾。也。乎。若。夫。監。獄。之。穢。濁。虐。待。無。人。理。而。待。質。暫。押。之。所。拘。留。寄。頓。之。場。皆。不。肖。差。役。挾。詐。行。私。所。附。麗。一。切。整。頓。光。明。之。果。有。此。老。獄。卒。而。畀。以。新。法。典。獄。官。之。知。識。其。能。造。福。於。他。日。之。囹。圄。也。可。必。矣。

### 汽車盜

陸仁灼

康莊大道。人稱爲至安無險者。孰知竟出有劫汽車之盜案。二閱月中。汽車被劫者。至有十一乘之夥。皆在一小鎮名司腦蟠之附近處。其劫掠之法。以一大機網橫阻道中。汽車疾馳而來。勢必受猛劇之衝撞。致將乘客擲至道旁叢樹間。或至

筋斷骨碎。故莫能與之爭拒者。其行劫之時。則必在夜間。八時至十時。間且值秋深夜黑。星月無光。故汽車疾馳而來者。幾無一幸免也。

柏賴德者。富宦也。與其友四人被劫。一百四十三金鎊。又金時計連練五。價值不資之約。指三項針。四白斗司者。大酒商也。與其友伴被劫。更巨。有一人稍與爭持。其腿上致爲鎗彈所擊。財物仍被擄掠無遺。

總計被劫之數。約在一千金鎊以上。所劫珍寶首飾之價值。又兩倍之。皆在十月十一月兩月之中。

柏賴德夫人以跌傷踝骨。故至今猶呻吟牀褥間。白斗司君傷其臂與肩。腦亦震傷。已赴病院就治。自是警署中人大受人民之指斥。謂其警務廢弛。以致盜匪猖獗如此。警長克玲頓聞之。忿怒非常。署中邏者四出。皆不燃燈。乘自由車沿路巡察。黑暗中時或誤撞倒地之汽車。甚且馳入機網內。某日之晚。克玲頓警長親乘自由車出探盜蹤。亦誤觸機網。無功而回。其同事有知之者。謂克玲頓隨身攜帶之大

時計亦不脛而走。似已爲他人之囊中物。且知其不數日前曾赴銀行提銀取用。今告罄而又往取矣。

自是克玲頓警長更形暴怒。詎翌晚而距警長債事處約八英里之外。賈林福總兵之汽車亦遭撞損。同伴咸被劫。總兵傷勢尤重。

賈林福總兵警長之舊友也。至是召警長至。盛氣呵責。雖友誼亦不顧焉。窺其意似欲別舉新警長以代之。俾杜此暗劫之患。

克玲頓乃更形惶急。散佈沿路巡邏者。至於二百餘英里之廣。顧盜狡甚。忽東忽西。從無定向。而道路綿互。林木幽翳。防不勝防。以致警長束手無策。遂電達省部警署稟商此事。

傳聞盜者短小精悍。常戴假面具。行劫時設有不服從者。出手鎗以恫嚇。蓋一殘忍而凶惡之徒也。

警長有一友名散米雷。居司腦蟠。對於警務頗具熱誠。常出資輸助。以與警署結

歡身瘦小貌蒼老性怯弱嘗謂警察爲地方人民之保障故極尊愛之彼籍於美國而生於英曾在西部諸省傳佈聖教爲人機警靈敏熟於警律故克玲頓樂與之交時造其室晤談焉

散米雷賃一小屋恆獨居雇一傭婦日來就役至薄暮時整理晚膳畢卽令之歸已則獨坐於樓下廳事內窗帘高懸汽燈明亮每至十一時始往寢室其廳事之窗係法蘭西式故行人能於隔窗望見其獨據書案披閱書籍輒點頭蓋習慣也散米雷嘗言習慣幾成自然難以戒除云其寢室之窗護以鐵條門亦然嘗指謂克玲頓警長曰余居於此肱篋輩莫能逞其技倆而動余一物言時意若甚得者其廳事之外適爲巡士之站崗處每於夜間見其獨據書案且有時啓法國式之窗與之閒談以解長夜之寂寞但散米雷有定例一至薄暮於其傭婦歸去之後無論何人不准入屋是以朋友相知者欲與接談必在日間也嘗語警長曰須知余獨居此屋設遇綠林暴客來叩門苟應聲出啓適足被戕是以每晚六時後晨

九時前。余必閉關自固。方可高枕無虞。警長問曰。然則君盍招伴同居。答曰。余獨居已慣。且無可恃之親友。故不如獨居也。警長頗佩其卓識。

深秋長夜。露冷風寒。人恆見散米雷對燈獨坐。及鐘鳴十一下。汽燈始熄。且時或倚窗與路人問答一切。亦常與站崗巡士詢問搶劫之案。曾否破獲。嘗言曰。上天垂戒。不爽累黍。若乘汽車者。果係善良之民。何致獲若是之惡果。又嘗語克玲頓曰。盜黨橫行。固可痛恨。然試問彼等被劫之人。際此更深夜半。胡不閉戶安臥。而尙僕僕道途。中耶。視暮鐘爲虛設。以爲妨礙其自由。正復咎由自取耳。警長以其信口雌黃也。戲問曰。然則警察若何。散米雷毅然答曰。警察者。吾儕之保障。人民之公僕。常爲余所崇拜。故雖常人一穿警服。余覺其便成完全人格。不以馬蒙虎皮相誚也。警長一笑答曰。敬謝盛譽。

既二人復談盜事。警長以爲盜必美國人。英國人決不用如是殘虐手段。散米雷以手按帽。略一思索曰。曩日舊金山有一人。恆顛越人之馬車而肆其劫掠。彼時

汽車尙未發明也。劫之亦以網。然至今日。彼必老矣。警長曰。誠然。人固皆謂此盜  
 係一老人。散米雷點首曰。其人余所素稔。初名鮑亞蘭。然恐別名尙多。好勇鬥狠。  
 亡命草澤之中。常攜手鎗。以自衛。鐵血無情。存亡頃刻。僕嘗謂此種殘酷殺人之  
 利器。實足以增長凶人之氣。而平民亦頗有喜用之者。何也。語至此。警長取記  
 事簿。出令散米雷詳述鮑亞蘭之狀況。一一錄之於簿。既畢。散米雷歎曰。吾願鮑  
 亞蘭此時早已洗心改過也。警長曰。此安能者。彼自負有此絕技。方以謂鴻飛冥  
 冥。網羅雖密。弋人且終無如我何矣。散米雷君余言信乎。散米雷頷之。且曰。余曾  
 向彼等宣講聖道。以冀化其冥頑。無如怙惡不悛。終歸無效。警長曰。匪徒誠狡獪  
 不測。吾儕卽欲大施剿捕。然以百餘里人煙冷寂之路。勢難遍佈邏卒。而荒榛蔓  
 草中皆爲盜窟。穴所在其事正復無幸。散米雷曰。若劫汽車之盜。果卽爲前此  
 之鮑亞蘭耶。則吾敢爲貴署諸君危。蓋彼與警察覲面相逢。不交一言。卽以手鎗  
 相向。發必命中。能全身倖免者。固十無二三也。

未幾。警長克玲頓起身告別。時已夕陽啣山。時計將鳴六下。傭婦設晚膳。侍主人膳畢。卽出門歸家。

屋外行人。猶見此老人獨據書案。面向窗戶。室內懸汽燈二。光明燦爛。老人頻點其首。似讀書而得其趣味。然站崗巡士履聲橐橐。徘徊往返。越四十分鐘而一過其門。過則每見其恆態。

是夜在吉林登路。普惠街與七畝林之間。葛利郎偕其二友同乘汽車。雇一機夫。駕馭亦駛入盜匪之機網。汽機開足。突被堅繩所阻。以致斜馳溪岸。倒於叢樹下。葛利郎與其二友均受微傷。其機夫則頭破而死。方驚顧問叢樹內一人躍出。戴假面執手鎗。直指三人之首。時二友中有名史密士者。新任梅司東之首府。勃然震怒。欲與抗拒。忽一彈珠掠耳過。遂不敢與角。因獻其銀錢。金時計。金練。二鑽。戒。共出現銀三百金鎊。尙有葛利郎日間兌換之一百五十金鎊之銀票一紙。亦被劫去。



行劫時。直令衆皆背立。苟回首者。餉以手鎗。衆懾其鎗鋒之利。莫敢不遵。背立約十分時。忽聞背後汽筒鳴聲。又一汽車駛至。衆乃轉身呼救。來車既停。葛利郎一回首。始見其所雇精悍敏勤之機夫。已寂然臥地。身死氣絕。不覺悲憤交集。又見來車上坐一男一婦。又一機夫。因急詢之。據述於二里內。曾遇一人。身軀矮小。駕駛無燈之自由車。飛馳而去。當二車相對駛時。曾揚聲令其燃燈。藉汽車之燈光。見其人面色蒼白。年約五旬餘。實爲三人所共覩。葛利郎遂借登來人李伊君之汽車。同衆急急追逐。疾馳四里。路忽四歧。一往剖瓜路與安扇德路。一往司腦蟠鎮大口汶路與勞斯惠路。引領四顧。盜縱杳如。更不知應從何路追逐。往司腦蟠鎮之路。長約十英里。而剖瓜路僅四里強。葛利郎倡議。司腦蟠爲繁盛之巨鎮。且爲本鎮警察之總機關。彼必有所顧忌。避而不往。乃決意向剖瓜路進發。旋見遠處隱隱有一人影。果爲乘自由車者。思必爲盜無疑。因增加速度以逐之。未幾已及。葛利郎下車自後掩捕。既知其實。一無辜之少年。急釋之。少年以誣其爲盜。

也。怒甚。葛再三道歉。且時述顛末。少年之怒始平。并轉告葛利郎。謂彼適由司腦蟠來。途中曾見一老者。乘自由車。疾駛如飛。直向司腦蟠鎮而去。

衆人既聞少年言。將汽車退回。仍至歧路。遇邏兵甘立謀。詳告此事。甘立謀即將所攜之自由車。安置僻靜之地。躍登汽車。同衆追尋。復行二英里。遇克玲頓警長。沿途梭巡。並謂適於五分時前。曾見一乘自由車。馳過云云。遂超乘同捕。

時汽機開足。每小時速度達四十英里。警長既登車。猶嫌其遲。迫機夫再增速度。以逐之。

俄而鎮市在望。衆人引領翹足。高視遠矚。則所謂乘自由車者。縱跡杳然。已兔脫矣。方相顧無策。時警長如有所思。忽若感觸。即令汽車退回。二里則見一狹徑。與大路似作一平行線。稍向西灣。可繞行至鎮。較他路近半里許。

衆人循徑馳行。將抵司腦蟠鎮。遙見前面果有乘自由車者。遂力追之。其人回首。一盼。馳益疾。顧其行雖捷。終不敵汽車之速。愈追愈近。倏已抵鎮。第宅相連。園林

環繞其人。聞背後汽車聲已至。驚愕殊甚。克玲頓警長直立車中。喝令停輪。而二車已相並。齊驅。機夫撥機欲停車。行漸緩。克玲頓暨甘立謀正欲乘此下手。其人已從自由車一躍而下。順手將車向後一推。思欲藉此以阻汽車進行之勢。時機至迫。間不容髮。其人飛步至園牆下。縱身上躍。手攀牆角。兩足上舉。翻身入園而遁。

是地爲克玲頓與甘立謀二人所熟稔。亦急急縱身下車。越牆而入。其人矯捷異常。飛奔而去。二人緊逐其後。經第七所房屋。轉入有一破敗涼亭之園內。則葛利耶偕李伊君之機夫亦已追蹤而至。衆人目擊其遁入園內之涼亭。倏忽不見。是時鐘鳴未九下。日光未絕。黑暗亦未甚。

衆人意謂必在亭內。共抵涼亭。破門而入。則杳無一人。警長因燃火柴。細察亭內。見地有活板之門一。卽啓之。下有洞穴。克玲頓警長冒險躍入。葛利耶亦繼之而下。忽見其傍又有一門。鍵閉甚固。不能開啓。二人遂退回。將活板門堅閉。門上以

重大之桌鎮壓。且留機夫守之。乃復出亭外。至屋後之門。力叩之。寂無人聲。是時甘立謀亦至。蓋彼已派二人在屋前防守。又召衆人周圍巡察。事畢而復來也。警長一再審察。連稱怪事。蓋此屋卽其友散米雷君之所居者也。初在屋後。故未易辨識。然盜逸入屋。深恐於散君。或有不利。而又無從入救。幸隣近居民聞聲出視。並指示警長上升屋頂之路。藉此可入散米雷之屋。甘立謀曰。散米雷君猶在前屋。獨坐觀書。一如常態。所以不啓門者。以已過六時之故此。其常例也。警長聞言。知散君無恙。心稍安。遂轉入次屋。甘立謀語葛利郎曰。諒是盜必營巢穴於散君之地。窖下而散君未之覺也。今此盜遁入巢穴。當不免我儕之搜獲矣。斯時警長攀登次屋之頂。軀幹偉重。越頂涉險。頗覺艱難。然毅心勇力。直前而不少却。旋見其擊破雅典式之窗。躬身向下一躍入室。俄聞其擊門毀鎖。俄聞其下樓。俄而前後門戶洞開。蓋已拔關而出。揮衆入內。並曰。此事余尙未暇告知散君。當余下樓時。猶聞其大聲喚問誰何也。

衆既得入。逕至廚室。忽見殘燭數支。復細搜通穴之路。則於碗碟櫃之後。見一小門。拔栓啓之。共稱奇怪。蓋此門可達園之涼亭。而機夫尙在防守。覲面相訝。彼此均未見賊蹤。然明明見賊遁入此屋。而屋外亦邏守嚴密。網羅四張。警長謂必匿屋內。尙未逸出。遂續行搜查。務達其弋獲之目的。而後已。

未幾。又來三巡士。相助查緝。警長急欲會晤其老友。以安慰之。而散米雷君在廳事內。聞警長之聲。遂亦啓鎖出迎。貌甚驚駭。及悉劇盜在其屋內。營築巢穴。則驚慌更甚。全軀顛顛。並謂彼從未知有隧道。苟知之。必將填塞之矣。今見警長在。且率多數之巡士。膽稍壯。遂同往各處查察。幾遍其屋。旋察隧道。亦無所得。倏忽之間。而其人已杳如黃鶴。事真奇妙。不可思議。

時則警長正與散米雷相諧。語之曰。適覺所立之地。板鬆且薄。時時動搖。異於尋常。正語時。其敏捷之眼。忽見近身板角之地。氈似露痕迹。卽以手拉之。而散米雷頓大驚。疾趨出室。

警長既將地氈捲起。則見氈下有一方穴。適在所立之地板下。上鋪方氈。以掩其跡。斯時奸謀畢露。警長見散米雷形色慌張。似欲逃遁。心甚疑之。急呼曰。無放散米雷。走脫吾意。彼卽劫汽車者也。

於是屋內爭鬥聲。彈珠聲。喧嘩雜起。手足亂舞。警長縱身前撲。作勢過猛。遂與散米雷同時倒地。由梯滾下。格鬥片時。始被警長擲去手鎗。奮力擒住。緊縛雙腕。葛利耶乃前輔助警長移去方板。見一人臥於下面。半爲桌布所掩。熟視之。固儼然又一散米雷也。及將桌布全副移在一旁。始知板下之散米雷乃一假人。於是警長舉之起。復置之於坐椅中。是卽素昔常於夜間獨坐觀書之散米雷。蓋中藏活機。故能時時點首不已。而藉以愚人者也。若遠而望之。未有不誤以爲散米雷之本人者。庸詎知彼已遠出荒郊之外。而肆其狡獪凶惡之技倆耶。

案既破。乃懲治盜犯散米雷如例。